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59



卷一百六十一

雜錄

門 凡 5A
1212
卷 59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

雜錄一

周武王十有三年既滅殷乃正九服徹法以南海地在東南揚州之裔定為藩服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以距于海凡八蠻之距揚州者為蠻揚近荊州者為蠻荆皆貢而不稅貢則有蠻隸役於校人通歷

王撫萬邦十有二歲初巡侯甸以仲月至方岳柴望祭告諸侯藩服畢朝自是以為常仲夏南巡至於社首而鳳凰降之援琴安詩作鳳凰唱而南海之南隅有鸕鷀巢焉是時天下大治除去治象而刑措不用蓋王者之瑞也通歷

初越都會稽句踐元王四年滅吳後侵齊徙都瑯琊卒子鹿郢立是為鮑與鹿郢卒子不壽立不壽卒子朱句立朱句卒

翳立翳遜國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然後為君蓋吳太伯之儔也翳卒子之侯立是為孚錯枝遷於吳被弑立莽安又被弑立無顓無顓卒子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齊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乃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伐楚大敗殺越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於此散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謂之百粵自丹揚皋鄉梅里至於嶺表皆越王子孫也黃通志南越王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西京雜記南越志曰任囂尉佗之時因楚時有羊五色以為瑞因圖之於府廳矣太平御覽南越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潭上時見青牛李郢集送人之嶺南詩注

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木三柯上有四百餘枝南

越王佗所獻號為烽火樹夜光欲燃西陽雜俎

廣南有韋氏者韓信之後也當淮陰既縛信有客匿其孤求

撫於蕭相國作書致南越尉佗佗素重信又憐其冤慨然受

託姓之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孤後入粵西有武功世長海

埂受鐵券至今蕭何與尉佗書尚勒鼎彝昭然可考尚谿織志

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

兩廣洞蠻多相傳為盤瓠之後或譌為盤古云任昉述異記阮通志

交趾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

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銅印青綬

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

為安陽王南越王佗舉眾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

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甯縣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乃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女名曰眉珠見始端正重焉始問眉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

王下船逕出南海交州外域記

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荔支得名也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之義云移植荔支百株於庭多枯瘁猶連年移植不已後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據三輔黃圖丹鉛總錄參修

武帝太始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大起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三輔黃圖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亡之兆述異記

楊議郎李南裔異物志物各有贊書久佚曾晁士學博於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古籍中輯成一帙而贊仍缺屈氏廣東文選僅存三首桂云桂之灌生必粹其族柯葉不渝冬夏常綠

口匪桂植在乎嵩岳犀云於惟元犀處自林麓食惟荆棘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異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貝云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屈氏書流聞漸罕特錄之與黃通志鷓鴣韻語同傳南海志

楊孚宅在河南後有民張瓊者掘地種蕒得一瓢知是孚故宅以為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黃通志

杏園在南海中洲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
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日食杏故免死洲中別有冬杏六帖
補

王隱晉書曰交廣記吳將呂岱為廣州遣掘尉佗冢費損無
獲佗雖僭侈然慎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處監於牧豎所殘

也太平御覽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見神光海上侃使迹之得金像阿

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後惠遠迎歸廬

山蘇文忠著 薩泉銘叙

晉殷臣奇布賦曰惟太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

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寮俄而大秦國奉獻珍來經于州眾

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逮大秦以為名

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

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

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弗休天性固然滋

殖是由芽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焱榮葉寶

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彤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

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療無爍而不焦在茲林而獨昵火焚

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率乃

採乃枋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帔服之無斲

久服既汗以焚為濯投之朱爐載然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

白涅焉不淄猗與擬德藝文類聚

廣州治下有黃衣鬼出則為祟所著衣帽皆黃至人家張口

而笑必得疫狀長短無定隨離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

畏怖惶恐不絕異苑

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顧微廣州記

熙安縣有古度樹相傳人無子炙樹乳則生男顧微廣州記

南海以鰕頭為長杯頭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廣州刺史嘗以

杯獻簡文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洒躍於外時廬江太

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命筮之安遠曰却三旬後庭將有告

慶者南越志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篔工

患之乃共舉出永藝文類聚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南又有牛潭北

岸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

張安鈞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

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藝文類聚

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寢惟謙

獨揮未輟便聞窗外有佳唱聲每至契會彈无不擊節謙語

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矣始悟是鬼太平御覽引異苑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

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

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眾直造長沙遣徐道

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幢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

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

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二卵

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

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續搜神記

南海蕭邱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上純生一種木雖為火著

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為薪炊熟即灌滅之用之不窮

抱朴子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楨奏風聞前廣州刺

史章朗於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又綠沈屏風一

牀請以見事追朗前所居官

初學記

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篋

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絕

通志畧

庾仲文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

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

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南史庾仲文傳

南齊高帝建元二年時番禺毘耶精舍有扶南大石毘七八

十人擡之方起此寺遇火近堂居三四人試捧之飄然而起

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遇有寇則淚汗後廣州送出

都安蔣山寺中

釋氏通鑑

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

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紉者莫不疾病蓋尉佗之

鼎

南越志

蕭諶弟誅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曰輔國將軍蕭季做啟求

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

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具有知終當相報季做麤猛無行善

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

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

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噬肉都盡慘楚備至

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南史衡陽公諱傳

南海出千步香佩之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種

也葉似杜若而紅碧閒雜貢籍云日南郡貢千步香漢雍仲

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涪陽尉時人謂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

商人交易諸香處南海郡有香戶日南郡有千畝香林名香

出其中香洲在朱厓郡洲中出諸異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

松香聞十里亦謂之十里香也

黃通志

粵詩謂始曲江則以南海楊孚異物贊究非詩而張買越謳

亦不傳也然藝文類聚載有陳劉刪詩共九首曰泛宮亭湖

曰侯司空宅詠妓曰賦得蘇武曰賦松上輕蘿曰詠青草曰

賦得馬曰詠蟬曰采藥遊名山曰獨鶴凌雲去均沿齊梁體

格詩不備錄謹存其目於此

南海志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

壽中為番州刺史賍貨狼籍為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

乃命公卿百僚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

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口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

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賍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

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言至尊不憐愍汝百姓何故治書覆

汝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咽親

持杯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情詞甚切上愍然為之改

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遂下詔減死為民

隋書列女傳

處士元藏隋大業元年為嶺南南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獨

為破木所載忽達於洲島洲人曰此乃蒼洲有碧棗大如梨

杜陽雜編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龜腹受一升以水置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洞澈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之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書斷

唐開海舶西域回教默德那國王謨罕慕德遣其母舅蕃僧蘇哈白賽來中土貿易建光塔及懷聖寺寺塔告成尋歿遂葬於此張府志

案回回墳在廣州城北門外建於唐貞觀三年其墳築拱頂形如懸鐘人入內語聲相應移時方止故俗

呼為響墳自唐迄今千餘年鄉人敬畏不敢近墳樵採迨元至正間留薩都刺十七家居粵看寺及墳明季命回教世襲指揮駐廣州因是兵民日盛各姓每年必詣響墳瞻拜誦經至今相沿不替而西域諸國服其化每航海萬里來粵以得詣墳瞻拜為榮雖極尊貴者至此亦匍匐膜拜於戶外極致其誠敬焉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集異記唐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

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朝野僉載

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土貢荔支唐書地理志

唐鮑防襄州人天寶末舉進士時明皇詔馬遞進南海荔支七日七夜達京師防作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是知貴妃所食荔支實出南海已見劉昫唐書竝防詩徐氏筆精

唐裴佑開元七年都督廣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曉星月皆沒而禽鳥飛鳴矣舉郡驚異之未能諭然已晝矣裴公衣冠而出軍州將吏則已集門矣遽召參佐洎賓客至則皆異之但謂眾惑固非中夜而曉即詢挈壺氏乃曰常夜三更尙未也裴公罔測其倪因留賓客於廳事共須日之昇良久天

色昏暗夜景如故官吏則執燭而歸矣詰旦裴公大集軍府詢訪其說而無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訪闔界皆然即令北訪湘嶺湘廣之北則無斯事數月之後有商舶自遠至謂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船行忽遇巨鼃出海舉首北向而雙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見久之復沒夜色依然徵其時裴公集賓寮之夕也集異記

劉巨鱗開元末為廣州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鱗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鱗亦悟曰犬不欲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鱗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安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鱗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七首初巨鱗常鞭筆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

是以免難太平廣記

靈化寺在扶胥之北五里休咎禪師道場也蔣穎叔有記畧云師姓梁氏終於元和中昔嘗謁鎮海將軍廟欲乞廟為伽藍王不許乃為師別擇此地仍以楮錢定其四隅鎮海將軍即南海王也師嘗為王授三皈五戒曰聞王性嚴急舟楫遇風溺死者眾生靈多被害願王勿為云南海百詠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惛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乃韓氏收得後猶在劉賓客嘉話錄

唐鄭愚尚書番禺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厥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以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北夢瑣言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朕推轂求才登壇命將每於邊遠尤屬賢能况邕南地界蠻鄉甫新戎號外虞連歲創夷焚劫之餘上將開藩兵甲繕完之始中權所寄慎固尤難用迴攘接之仁往整律竭之旅某官鄭愚價高東序氣茂南薰挺超卓之奇名蘊精剛之利器詞源獨濬其波瀾經笥莫窮其韜畧伫自邠堂塞秀儉府增華霜署諫垣聯翩羽翰郎曹史館洋溢聲光益部播戎卒之功商嶺著條制之跡博洽強志居無

流心遠畧精能動有餘地日者熟其業用委以察廉果能宣
 布惠和講求利病纔報下車之政以蘇閩境之人發為歌謠
 流滿道路朕以朗甯地分零桂共控夷蠻將以重城鎮於兩
 江壯服欽于西道俾崇旄節用固疆陲而屬統馭有乖拊循
 生變戎章既失城守已離宜得通敏之材以敷勞來之旨是
 用輟于隣部授以軍麾載觀易地之能俾服揚旌之貴既懋
 帥節仍長憲臺勉承顧遇之榮仁觀輯柔之績可守邕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
 如故主者施行文苑英華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
 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愚驚駭收即入謂愚曰收為軍容
 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理於上帝賜陰兵以復讎

欲託尚書冥稿兼錢十萬紙燒時幸勿著地從容長揖而滅
 愚如其言具酒饌數紙以祭之收猶子有壽陽者見收乘白
 馬挾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復讎楊
 元价我射中必死也俄而楊守尉暴得疾死蜀人毛文賜其
 先為潮州收會事鄭愚熟詳其事史異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於江
 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
 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
 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
 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
 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制時為燈
 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

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擒都虞候繫而詰之
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

太平廣記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
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
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
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
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
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
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
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
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
君試觀我我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為之居士因命

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啟之
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
何如諸客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或訊其術
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
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
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閱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
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
於舊所太守質問眾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
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
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宣室志

清河公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元元之教常從道士授
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

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元真人及視左元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覩左元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日且十年其左元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

宣室志

樓船將軍廟在廣州城北不知何年而立相傳祈禱輒應有

入廟不敬者必得奇禍或魚菽之薦牲醴之奠人家少間缺會病瘧卽發讖語曰楊僕軍神鞭撻我歲爲神會作魚龍百戲共相睹戲簫鼓管弦之聲達晝夜其相沿由來舊矣韋公理擢嶺南節度使至廣州除穢革邪見是廟大恚曰僕性酷烈其攻建德與呂嘉以城不下縱火燒城及征黎渡海焚艘以倡士卒死戰凡所至民苦鋒鏑生平好誅殺宜乎功名遠不逮博德同時博德生有功德於民沒而廟食於越宜也僕之廟毋亦粵之人好諂上輒立廟其風俗然歟因毀其廟沈其主於江由是遠近皆畏服江澣夜聞鬼語曰韋節度使尙沈楊僕主我輩何敢入其境公理名正貫萬年人

嶺海賡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

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戀及就榻婦忽出白刃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太平廣記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議嘗召同列餐苦蕒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蕃番禺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容俟濡救但畫荔支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襯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時人譏之

北夢瑣言

崇龜常有台輔之望每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

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二千里有不測之事泊歸闕至中路得疾而終劉山甫亦蒙夏生

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北夢瑣言

唐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學番禺偶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卧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無似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溫暖不假鑪炭矣無頗依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

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睹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衙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倘獲痊平實所愧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珠璣翠檔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舉簾召無頗入睹珍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

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愧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盃麗玉明瓊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引送於畫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巨萬矣無頗觀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牋者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然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鑪自裊烟頃之前時之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

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招實所懷
慚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病耳心有所觸擊而
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
睹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
私無頗矣不然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
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
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
爲人欲以愛女奉託何如無頗再拜辭謝喜不自勝遂命有
司擇吉日具禮成昏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
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
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
又遠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

飾異珍金玉曰惟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此陰人減算耳遂
與別曰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
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
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
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宮
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無頗爲人疑訝於是
去之不知所適奇傳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下第遊於洛中納袁氏爲室袁氏妍
麗巨有金繒恪因驕倨不求名第遇表兄張雲間處士宵話
張握手曰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夫人
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人則立死
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

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弟神采陰奪陽位真精已耗必為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駭曰是矣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倘攜密室必睹其狼狽恪遂攜劍隱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責恪搜得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為經略判官挈家而往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倘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齋蔬之類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粧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逕者恪頗異之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頭連臂下於高松悲

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復返視恪驚懼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馴擾於上陽宮及安史之亂即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睹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不能復之任也奇傳

峽山廣慶寺在峽中唐韋宙帥南海時以俸錢買菜園親書

帖尙在南海百詠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眾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稽神錄

廣管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翠毛丹嘴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隴山者每羣飛皆數百隻山果熟時遇之立盡余寓

番禺會遊新會縣遇安南歡好使翹將軍美名承見養一鸚鵡背尾有深淺翠毛臆前淡紫嫩紅間出兩脰別垂黃毛翅尾

甚奇南方異物志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謀訞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蔑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玉堂

問話

越人每能相交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北戶錄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為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然見緯乘馬徒從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翛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

曰吾今為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拜且言皆恠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眾悲駭因呼工造像工伎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冝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為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孝義故沒而為神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太平廣記唐時有仙人乘蟹至新會之黃涌村石壁上畫山水一幅下橫書寶安黃石來五大字深入寸許寫訖凌空而去蟹化為石兩目螯爪皆具大亦丈餘此事可與五羊石作對而其書似魯公則似羅浮奕罷遊戲滄溟作此狡獪也五羊之題詠甚多况其石無存今礫碓錯列者道士取常石充其數耳而

此石礮礮水中張螯歛蛻迎送靈潮噴薄浪花高與山齊其

靈異若此而未有道及之者何誼寂之殊耶

楚庭雜珠錄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有人覽壽藏白雲之麓者有攜磚來售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預備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鏡磁焉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處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犁田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采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贅石亦指為劉王家發之惟水涓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有詠西城古蹟者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綦蹟尚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

羊聞牧笛遶林烟火見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與東風長

稻花雙槐歲鈔

大有元年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初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丁亥年聖君出也南漢紀

謹案紀稱嘉靖通志云通考作已與水同宮謂太宗以已亥誕降非是據陳榷羅浮山志作丁與水同宮謂太祖丁亥年生平嶺南乃太祖之世故知者以丁亥聖君出斷非已亥

劉龔性聰悟而苛酷異常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垂涎呀呷不覺朵頤有司俟其復常方引罪人而退人以為真蛟虺也

十國春秋

廣州劉龔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然香故有氣無形嘗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沉水却成麤疎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清異錄

南漢乾和十四年周遣使來聘晟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蓋譏之也宋時後主人汴諸臣不識牡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報此語十國春秋

中宗紀

劉鋹時賦歛繁重入城者人輸一錢民不堪命十國春秋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家貯水桶號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

謠云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張

識者以為國家以火德王房為宋分羊未神也兩者王師如

宋史五行志

時雨之義也防與房桶與宋同音

清異錄

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自稱蕭閒大夫

春秋

南漢乾亨四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父獻賦賜珠數升

劉鋹時宦者有為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不

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名曰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

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

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繇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

之徒大抵皆宦官也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潘美平廣州時

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椽人多矣悉令斬之蓋宦

者自椽亦椽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為言

柳通志

李蟾妃事後主得殊寵南海有蘇氏園者雅稱幽勝廣主攜

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中大書蕉葉曰扇子仙後人構

十國春秋

亭於上以志異名為扇子亭云

盧瓊仙者劉鋹之才人也崇禎間有請乩仙者瓊仙至題云

身輕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瓊仙故能詩同時有蘇

才人者亦能詩南漢宮中稱大家劉龔寵之至鋹時有女學

廣語

士十餘人瓊仙其一也與蘇皆南海人云

芳春園桃花夾水二三里東接薛薛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

泉苑其橋曰流花鋹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妃女巫

樊胡子及波斯女等為紅雲宴於此兩後往往拾得遺釵珠

貝知為亡國之遺物也大抵鋹時三城之地半為離宮苑囿

民之得以為棲止者無多地也

廣語

南越陸漢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鋹宮人

離非女篆硯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

池北偶談

劉鋹在國春深合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勅

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

皆搜懷袖置樓羅厯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

要金要銀買燕

清異錄

劉鋹偽宮中有魚英託鏤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

亦以為罕有魚英蓋魚腦骨燻治之可以成器

清異錄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

豐頂為尚

清異錄

蜺南海泮塘海石頭海所產為佳一名金錠口劉鋹時取以

自奉禁民不得採

黃通志

會城南有安瀾門其地自偽南漢時從百寶水浮來上有田

禾苗方茂其主以為天賜甚喜識者謂地宜靜定不宜動一

旦浮至自水旁而有米有田於字為潘禾者五穀之美其必

有姓名潘美者來獲斯土乎未幾宋太祖遣美平粵符其兆

焉

廣語

南海百詠南漢主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為像少不肖即殺治

工凡再三乃成今尚存天慶觀中東廡劉氏興亡錄云宋開

寶四年正月辛未偽少主迎六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

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

燼鋹歸朝封恩赦侯方信孺詩云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為

像亦徒謀五湖但記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天慶觀今元

妙觀也人以銀僭偽時用物精多不敢黷犯其像嘉靖初提

學魏校銷為鏡以歸其後喪二子無嗣云黃通志

劉銀亂嶺南為象陣以拒王師象奔蹠反踐俘銀以獻為象

之奔謝翱宋饒歌鼓吹曲序

陸光圖列傳注光圖有故吏龐姓者嘗奏事見銀銀識之銀

降宋過騎田嶺龐來迎銀驚曰爾亦在此耶對曰大王之國

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銀初以郴為極邊必在窮

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爾宋謝翱作邸吏見故主曲嗟乎偽

劉之淫侈昏庸至此獲保此疆宇至五十五年而後亡者幸

也黃通志

鏡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五代南漢鑄建乾和

殿宋柯述取其四植於帥府正廳今藩署缺柱是也一沒於

城東濠一沒於直司泥淖中餘莫知所在郝通志

西僧楊璉真伽發宋高宗陵得珍珠戲馬鞍乃嶺南劉銀所

結以獻太祖者解醒語

張崇帥廣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

蓮花帽琥珀衫所費不知紀極市人稱曰雨仙清異錄

鄧達為周太常博士宋太祖即位恥事二姓偕兩弟隱居龍

江按周顯德六年己未六月周世宗殂子宗訓立明年庚申

正月宋太祖稱皇帝一時如陶穀諸人棄故主事新朝迎合

取富貴達獨明大義脫冠冕偕叔季去之如恐不遠可謂全

節矣歐陽修五代史最稱博洽然所傳全節之士得三人死

事之臣得十有五人皆武士而被儒服者獨無其人以為高

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是矣又作一行傳凡有

一節可採者皆錄入而達之全節獨不傳何歟亦不止於韓通之無傳矣順德志

宋淳化間有嚴富輝者饒於財庄田輒為土豪強奪一日護割回避雨古廟中一客先在廊下神采驚人輝揖與語稱是江湖散人訪友過此輝見夕陽西下邀至家談及土豪之害客遂教以棍法凡四十七待輝習熟忽香風滿院客曰吾去矣方挽留間竟失所在其棍法猶世傳嚴氏云順德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醮水水味不鹹院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疎

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南部新書

龍窟在新會縣西萬壽寺之後兩山相望其中不能百步東山數穴窅不可窺以石投之其聲隱隱不絕至西山則玲瓏相屬表裏洞開故老相傳為神龍出入之地圖經云每雷雨大作有龍在其中破空而出踴躍震動習以為常至今或遇亢旱禱之輒有靈驗南海百詠

增城有大溪出雲母粉何姑服之得仙羅浮記云是溪有雲母石名雲母溪何姑嘗煉其石如紅玉有句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雪芽蓋雲母者太陽之英華五色具備淮南子所謂煉火生雲煉雲生水王昌齡所謂雲英化為水光

采與我同皆此物也其煉如紅玉所以為飴融之成水所以為漿乃神仙之上餌也鳳臺何姑所居每朝旭初臨臺色晃

耀如霞一名紅玉洞

增城志

清遠龍磨角石在峽口水中國經云濶三丈餘文緻而澤者舊相傳每歲春時有羣龍集於此磨角其上痕跡斑斑然水落而痕可見莫詰其所以然

南海百詠

沉犀潭昔傳崑崙奴獻犀至此犀忽沉入海中百計購之終不復出後有漁者得金鎖一尺餘以進

南海百詠

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治平二年秋張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兼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知其偽戒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捕之果獲城就

郭通志

野記廣東一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

家多流落至此始變其俗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石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穀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得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掩之今林氏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語稱賴布衣云

黃通志

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云賴文俊字太素處州人嘗官於建陽好相地之術棄職浪遊自號布衣子與此互異考郎瑛七修類藁亦有厲伯韶之名疑非一人也以黃通志所有今姑仍之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謁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

嘉祐治平間雖有從官但多司帥守熙甯初荆公當國獨知之始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會廣西儂智高復叛傳溪洞有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為危事蓋用澤潞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遷自荆南召為翰林學士

石林燕語

東莞資福寺羅漢閣舍利塔有佛腦骨狀若覆孟文理若苞

蕉五色備具蘇文忠公所捨也

南海古蹟記

清遠峽寶林寺有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東坡自海南歸

嘗各為之贊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第二迦諾迦代蹉尊

者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

羅尊者第六跋陁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第八代闍羅弗

多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怛羅

尊者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陁尊者第十四伐

那波斯尊者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頭盧尊者贊今具載集中

東坡全集

東坡雜記云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

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肆中而

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真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

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言仙女也賦詩立

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

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人獄鬼羣鳥獸者託於

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游其必有以

致之也歟

東坡大全集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乃為蕃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儼乘輿得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納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良即以拒命殺人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敕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

郡寓僧舍縱步廊間睹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

並至今猶在貪暴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王明清揮塵後錄

東莞石井村獅子嶺有宋宗姬墓封樹巍然相傳為高宗女

南渡時播遷至此邑人鄧銑獲之以配其子生子林槐杞梓

後林以母手書上聞光宗詔賜祀田十頃今新安之錦田厦

村皆其後云東莞志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平生好延方士雖窮約不少倦有客敝衣大冠善飲酒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行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幸公同一醉袖出一瓢取兩杯共酌顏亦嗜酒度各飲十四五杯顧其瓢纔堪受升餘而終日傾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真可教然子方居遷謫當有以給朝夕之費即取書一編

授顏闕之乃唐圭峯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
汞為銀之法暇日試之而信後居廣州每月旦望二七日必
詣海山樓視漁舟所過悉買魚蝦放諸海或至費數千朱丞
相漢章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殊不多何
以繼此曰吾嘗得一蝦汞法今數為之道流有過者我館之
或經年須其自去乃以餘悉為放生之具此外一錢不敢妄
用云錄聖志

胡紘字幼度帥廣傳其答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闈
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
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闈特
辱長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
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紘嘗效朱子鬼蜮

人也為此語以欺世耳齊東野語

宋滕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

漸長如蓮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錦繡萬花谷

宋韓經行孝一日風雨晝暝飛錢數萬入宅增城志

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以詩鳴宋淳熙間號石屏集嘗客遊
廣東李約時為漕使復古作詩贈之其一曰千里長城手如
何在廣州共談天下事莫上斗南樓瘦露封侯骨忠懷報國
秋丁甯北來雁邊信怕沉浮約大喜請遊藥洲出新寵佐尊
一意顧盼無暇與賓客語復古有詩云手拍錦囊新得句眼
看檀板遇知音約大怒謂舟中有麻油不投稅拘留其船復
古又紀以詩云喜作羊城客忘為鶴髮翁問天求酒量翻海
洗詩窮已過西南道適遭東北風扁舟載明月枉作賣油公

西南道乃廣州一稅場也尋會陳季申話舊事復古心殊不平又有詩云綠樹挂烏帽清波照白頭合隨秋燕去那作賈胡留紅吐檳榔唾香薰茉莉毬樽前話疇昔一笑不能休綠樹清波正指藥洲燕時所笑謂約也

黃通志

淳熙間張某尉廣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聚黨剽掠官司招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獮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當賞矣先是張以他事忤令令以張非馬前捕實言於府將論報張知之祈之掾吏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弗得自分絕望及秩滿如京過韶謁憲臺有他

客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雖非躬獲亦當免試盍請一公移尙可用張方慮關薦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色動曰君欲改秩乎能信我事且立辦張疑未決胥又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忽一夜胥叩門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於進卷矣旦質之左銓省闈皆無僞欣然俾謝問其故胥不肯泄得遷福之永福宰去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闕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每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云以此知四選蠹積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岳柯
樅史

宋景定間有雲遊僧至廣州寓郊外小寺室門書專醫婦人

難產居數年莫有問者其師至寺怒其以僧而攻此必非戒
行久之師子婦難產遍求醫士法官三四十輩連數十日不
產師忽憶之急招至胗脈曰所產生男欲便產耶欲三日後
產耶師曰正欲便產何言三日後也僧曰便產子生母死母
生子死三日後產子母俱全也師曰果爾當全其母子僧與
丸藥即安如期果產男子師大喜厚賜之明日批銀牌住持
光孝寺不願師強之居半年升座集眾辭曰今往某人家眾
視之化矣其人亦當時大仕宦夢僧至云來自光孝寺覺則
生子焉志

宋嘉定間鄭萬全為廣州推官司戶嘗鞫一獄囚用蠱毒害
民者因訊得知蠱主姓名法其法以敗鼓牛皮燒灰酒水各
半調服二錢須臾中蠱毒者昏眊不省中自能言下藥人姓

名仕鏡錄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既別音問杳不
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既改名登第數年
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
聞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尙復
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
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
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
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利需則四海萬姓
皆怨矣叢是眾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
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

建青宮開三聖家法為揖讓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矣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煥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廕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鶴林

崔清獻公八辭參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酉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二曰韶之張曰日

南之姜最後得劉瞻於湟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為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疑承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辭相位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為兼有張九齡之忠蓋崔與之之風槩若文襄方公年甫四十即解相歸卧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泰泉云吾廣帶海陸為郡山與川豁古稱珍饒於卷握若別出

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
被歟廣語

御札崔清獻公七道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
想猷告虛天官以俟洵覽奏牘奚辭之確朕惟寡昧冀揚前

烈當勉為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其輒就道勿復引辭端平

元年朕妙揀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歡亦惟卿名
德素孚有以壓服眾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遜避亟

孤成渥今專遣札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
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端平二年七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期而俟駕之行
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文彥博九十餘老猶

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為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
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即日戒行式副延竚再此親札宜

體至懷端平二年十月朕親覽萬機敷求賢哲用勸相我國家若時
登庸以彰厥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為國之蒼龜宜秉

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命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
公九十而為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甯亟乘蒲輪進登槐

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采人民覽令尹之儀型以尊朝廷安
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嘉熙元年二月卿允文允武善斷善

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上賀中外均歡亟令帥臣以禮
津發申飭專使賚詔趨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

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馳驅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
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

而

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于休嘉熙元年三月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疾力甚良為憮然此去天氣正炎度決未可就道趨行之命當俟良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凡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材之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嘉熙元年四月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於茲控免益堅皆以年齒之晚疾病之故道路之長為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望於卿者矧此覽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想冀卿之幡然也李昂英久從卿遊今輟自班聯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意秋冬之交天宇清佳卿宜即日就道

式副至懷嘉熙元年十二月清獻集

宋端儀崔清獻公言行錄序曰宋人立國繼統正傳受明奈黯后權臣相倚為姦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脈者斲喪無遺大賢君子確知其不可思欲求無作於心以扶植乎人紀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南海崔公與之沒齒不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人得而知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弗彰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不起意實有在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召帥湖南帥江西不起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既平賊遂謝闔寄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十三疏此公微意之所寓也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大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近屬之賢者使其策得行公豈不樹功名於晚節邪惟其心有不安故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評公者或謂其高節或謂其雅量或謂其知幾皆淺乎知公也

崔清獻公言行錄

崔清獻公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天下安危繫於邊閫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嘗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乃金滅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厲階天下事又可知矣又何相為故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

紀要逸篇

真文忠西山嘗自箴曰學未若臨中之遠量未若南海之寬原註南海崔菊坡與之則同時之惟挹者至矣

困學紀聞

崔清獻題劍閣水調歌頭一闕云萬里雲間成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忠義至性直逼蘇辛李文溪陳白沙俱曾跋之文溪夙稱詞壇射鵰手恐當讓此詞見朱竹垞詞綜清獻集中亦錄詩餘而獨缺焉殆亟當補入者

據清獻集詞綜參修

端平二年二月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眾屬游公似秉筆記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後饒使劉公克莊始勒記於石

文溪集

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嘗

酒盞上白瓷甌謂之瓠一瓠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不然瓠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甌謂之瓠瓠盈之切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字亦不可知也

賓退錄方景絢南中題壁詩跋詩云明月照齊州玉龍棲欲起北人

腸夜迴寒衾潑秋水景絢於嶺南詩多散失劉后村大全集

宋時童謡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有司因構見面亭以候

之李昂英讀書海珠嘗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爲竭

者昂英占之曰應是識者其張氏子乎占後未幾鎮孫果以

咸瀉辛未廷對第一其年潮忽退往來相望番禺志

崔倅任廣州家有乳媪善爲小技嬉戲倅家有小鬟福州人

媪語曰離鄉既久還思歸否曰非不念也恨無歸日耳媪曰

吾與汝暫歸可否鬟欣然願從乃於浴房施小箕共立其上

戒鬟緊閉目覺身飄飄行虛空中一餉頃見通衢市井人物

並福城也遂造其家父母驚喜具酒相勞且曰何以致此媪

使給之曰通判公幹泊舟岸下我竊與嫗婦探親當急還又

祝使勿送我恐他人知不便若欲訪我候來春方可遂作別

又穿市買土物數件復立箕上頃刻歸舍以物分遺家人素

知有術更不究問他日抱嬰兒戲門前見有持福荔過前兒

欲之不得媪曰我別有計乃取小合子置几上旋發視之則

滿盒皆荔崔倅聞而駭異正欲窮問而鬟父母忽至鬟遂詢

之向時事皆同倅欲窮其術媪笑曰此乃神術官人試觀之

媪拉詣其家酒坊時坊用大釜煮酒恰正沸媪用力一跳入

酒中遂不見矣人皆異之彝堅志

邱迪嘉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所以進淳祐八年二月拜廣南東路轉運使攝知廣州迪嘉天性喜殺每假以討盜為名多殘良民而奪其貲甚至有折手足以殉者所屠無慮百家廣人悲號盈路已而廣帥趙汝暨至迪嘉猶矧忍不肯授印士大夫有為苦秋熱引以刺之者其辭曰商金久得柄老火未退舍甑中著寰宇赫酷甚於夏沸湯頗映焦田龜應害稼桃笙亦漿汗水國無涼榭扇揮腕欲脫忍渴畏杯學樹間寂秋聲矩令何時下四序本循環寒暑相代謝炎炎推不去誰與詰造化人思濯清冷風露願一借再拜祈蓐收西陸早命駕未幾暴聲上聞迪嘉遂罷官去廣人快之黃通志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廣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為監當心易之嘗

摺撫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處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誤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蓉塘詩話
龍起并在會城中宋寶慶間學士鍾顯孫居此初誕時有龍起於井中故名按顯孫龍江人主簿鍾永元孫由進士官翰林侍讀學士從兄衛孫吏禮二部尚書顯孫子起龍登元世祖丙戌進士官給事中起龍子士宏仁宗朝為翰林文學國史院編修兄弟祖孫皆居清要其應龍之祥也固宜矣順德志
戴冠謫烏石驛丞初至即謁菊坡祠心竊慕之遂於祠後築室讀書顏曰後坡從甘泉子講學恍然若有得工於詩詠春兩有鷓鴣聲斷雲猶濕薜荔牆高霧未開之句增城志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南海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論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言喜見洋洋對來譽知為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當華國有餘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眾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祇佩丁甯訓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雙槐歲鈔

相傳張鎮孫故宅在河南龍田鄉嘉慶道光間村人屢議重

構石坊不果而劉壩隱居通議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云第

一甲第一名張鎮孫曾祖元貴祖機父南仲外氏何娶蔡本

貫廣州南海縣城南廂今太平門內有狀元坊殆即鎮孫所

居遺址歟南海志

故老相傳宋端宗駐蹕馬南寶宅時值初夏見荔纍纍咨賞

良久次日荔紅竟樹遂用進御云香山志

小黃圃瀕海鄉也宋南渡始闢寇氛時作民無甯宇有鄉主

林姓行二失其名采訪冊作與客十二人同力保障眾食其

德後卒死於難采訪冊云賊大至十二客皆殉焉鄉人哀而

祠之香山志

老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山有人魑結見人輒入水益

盧亭也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其黨泛舟以逃居海島久之無

所得衣食生子孫皆裸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食能於

水中伏三四日不死事見月山叢談釋今種有盧亭詩澳門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鄧

州世傑詩鄧州擁佑景炎祥興於海上擁兵南北岸一日忽

大風兩行止皆不利鄧州舟覆而薨翌早尋屍棺斂焚島上

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

金天王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

誠義烈猶耿耿也蔣止子山房隨筆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

老臣必死於戰有沈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為驗

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然宜速為之所無墮其計

中也及厓山之敗張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

報國不能翊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亦立其後

如此者一晝夜從者亦聳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篙師亦

皆乘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沈溺者甚眾癸辛雜識

謹案厓山之敗張世傑奪港去舟覆溺死諸書所載

皆同據此二事則是世傑死事尚在陸秀夫之前也

要之野史稗官傳聞或誤今編列於雜錄不使與史

傳參錯焉

厓門山北有奇石書鎮國大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十二字

御史徐瑄惡之命削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字白

沙先生謂當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瑄不能從光

祿郭棻謂如白沙者則君臣忠節胥備其有關於世教更大

而或則欲書大宋君臣正命於此凡八字未知有當於書法

否廣語

厓山之役陸秀夫抱帝投水御舟一白鷗奮激躑躅哀鳴良

久竟與籠俱墜水陳仲微宋季三朝政要附錄

陳搏言宋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言終於廣也又云逢厓則

止至帝昺果終於厓山案宋史太祖長子燕懿王德昭生守

度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英州團練使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

其後為理宗皇帝理宗一二傳至廣王昺入廣而終是則宋

運始終皆在廣也黃通志

厓門內有邨曰三家邨澗中有自生禾粒長而白有一紅腰

傳為御米宋帝昺之所食又有甜水亦嘗進御廣語

宋帝昺既沉宜中已遁世傑死之而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

名旦都於順德之都甯山言都此得甯久也山在縣東北三

十里高十丈餘下為龍巖峻壁峻嶒左列大石數品端巖隆

重猶似諸公當日端笏垂紳講大學也其西為松排嶺又西

為獅嶺珠岡桃洞在其陽羊化石滴水巖在其北環拱若禁

藥云此宋末事而史不載者想以舉事日淺即敗滅故微之

也白沙甘泉諸公日較量厓山諸法而不表章及此何耶嗟

乎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王旦而立之於荒巖窮島之中

百折而不知悔曾不旋踵君臣俱盡無得而稱而其忠義之

心有不可沒者則謂宋之亡不於厓山而於都甯可也楚庭稗珠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

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比死以鼓

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洋樂

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廣語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為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廣語

廣州有二事可怪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籬必以此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為蕃船必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曉如此張端義貴耳錄

程國南海大桐堡人幼得異人術力絕大元至正間邵宗愚之黨竊據廣州肆虐里閭人皆恐一日賊擁眾至村外國僅十齡餘肩挑牛一頭酒一巨缸獨往犒賊且訴曰村人恃其強武欺我弱小使我獨肩牛酒來犒賊懼而去村人以其有悍患功立廟祀之里門外巨石二相傳國從他境挾歸者石

方廣二尺餘厚二尺南海志

至元辛巳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夢一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厲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既至矣逾日而卒江湖紀聞

歸善楊肖齋傳芳有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為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廣語

元鄧英甫樹梅界會長也不服王化因招諭下山授以參尉安置本縣倚法害民民有訴者以斧捶其膝又使蠻人羅恭把截水道取過江錢新任縣尹李習止之英甫帥爪牙直抵公署毆之後分憲張光道至鄉民蔣子元等陳告乃收其爪

牙三十餘人并英甫置之死民賴以安時有鄭儒賓上張僉
憲詩幾度觀風使虛傳霹靂雷但聞騎鶴去那見斬蛟回似
與虎添翼如同鳩作媒這回天有眼遣個福星來又陳述古
詩表表才華出土林繡衣持斧鬼神欽邇來獬豸不生角竟
使狐狸無畏心要見明時三尺法誰辭暮夜四知金從今赤
子瘡痍愈處處甘棠轉綠陰增城志

南海譚宗浚分纂

番禺史悠履初校

南海梁起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番禺金偉基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一

雜錄二

東莞伯何真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
南方微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言既貴顯先墓常有
紫氣人或指為符瑞輒斥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
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
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廣語
何真鐵券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
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相繼疊疊終
不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
當是時爾何真率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
輕入爾守疆如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

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民海上逃生亦不量力獨爾真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奉表入朝全境安民豈不識時務者哉曩者事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真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免爾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尙加恭慎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黃通志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幘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孟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赦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

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鉢孟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敕書今藏廟中而鉢孟山土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

廣語

順德陳村區吉元季歸誠征南將軍廖永忠麾下以救參政朱亮祖山南土寇之圍有功永忠上其事於朝授彰德衛百戶一日太祖閱軍籍呼曰區吉爲區別之區區吉進奏謂臣本姓區烏侯切爲歐音上因以筆加一欠字旁自此吉之子姓皆用紅字寫欠旁爲歐前朝歐大任卽其裔也古有善鑄劍者爲歐冶子虎邱有歐冶池然則歐原別爲一族而區之以帝改爲歐亦猶子陵之易莊以嚴乎

五山志林

廣州有兩忠義鄉元末粵亂有南海九江鄉關敏者率眾保境後附於廖征南以剿賊遇害征南上其事明太祖封為都指揮表其鄉曰忠義建廟以祀孫賡有記至今每歲九月有司祭之其一即佛山鎮也粵小記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為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菴署案退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周周艷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菴遂列之庭下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退菴曰二十人存心宜

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周稱服閱文振仰山勝錄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為樂澹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為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為父宜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為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親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賓散胙必待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為禮之大者廣語

洪武初年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例得朝覲有新會人毛某奏對明敏高皇因問曰朕築室後湖藏天下黃冊宜作何向

毛對曰東西為佳早晚日曬庶無霉濕蟲蝕之患高皇首肯者再室成遂坎地埋老人於其下曰浼汝謹守無廢朕命故雖歷年久而充棟之冊卷無恙宏治間戶部尚書鄧琛嘗於日暮坐後湖廳事見一老人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冊百四十餘年未蒙當事諸公隻雞尊酒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也

堅瓠集俞蛟夢雜著

嶺南無雪杜子美詩所云南雪不到地也黃庸之度嶺而北倚篷聽雪詫曰天下奇音莫是過矣歸構一軒名聽雪篷鄉里遂稱為雪篷先生其五言詩原本六代七言亦具體品當在仲衍之下彥舉之上

明詩綜

洪武永樂間五星兩聚牛井占者謂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後成化丙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而甘

泉以是歲生祭酒倫石溪常築二堂於越山一曰中星一曰

聚星 增城志

佛山金魚堂陳氏祠祀了翁先生有額曰剛毅直臣乃方正學所題明季病疫者刷印懸室中疫即不染

南海續志

順德有羅彪者字勉夫永樂時常遊京師有一王府命工人圖松當成彪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重其絹無以復遂論彪汚圖狀於王王曰彪詩奇其才合給筆札復試之彪受令頃刻奏王悅置酒飲彪留為上客彪頓首謝曰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為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骸歸王厚賜遣之蓋亦儻蕩奇節士云

廣語

明司綵女官 尚功之屬掌儲藏段疋者也 王氏南海人永樂二年選入宮

命與權妃同輦辭曰妾媵婦也安敢充下陳哉帝重之許歸

有宮詞云瑤花移入大明宮一樹凝香倚晚風贏得君王留

步輦玉簫吹徹月明中殆為權妃作也權妃高麗人明詩

宣德三年冬十一月癸酉錦衣指揮鐘法保請採珠東莞帝

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明史宣宗紀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升入郡學周尚文林茂皆其選也

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

兄來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

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

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明矣人以

為魁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之歟茂嘗詠松云大

夫真氣槩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

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益詩識也雙槐歲鈔

新會黎林坡先生謫戍遼東同里馬名廣與焉先生遇赦還

家名廣不與其兄盛席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聞

之遺以詩而不赴詩云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

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淚而

罷宴熊子濬詩話

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命來廣徵虎豹陳諤從阮飲求虎

皮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塗阮

大恐置酒謝諤謂阮曰聞子非閩者近娶妾然否阮曰請

閱諸室諤見群罐知為金珠伴問何物曰酒也諤笑曰吾來

正索此遂令人扛阮哀祈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為談謔郝志

史五常內黃人父營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權厝之遂攜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盡婦道矣後母歿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於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槨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梅應奎贈之詩番禺志

少監阮能鎮守廣州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永泰泉上指為卓錫泉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偽立寺額遇聖節輒為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

及能取回德存就擒禍變乃息雙槐歲鈔

劉琮天順己卯舉人與張善昭陳珺友善癸未同試春官南宮火善昭先踰牆免琮因救珺踰垣珺得下琮肥胖不能上遂被焚死善昭旁皇數日於煨燼中得骸骨扶柩歸葬琮特賜進士後陳舉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放歸割宅邊地奉琮祀焉龍江鄉志

黃蕭養攻廣州王清被害有寄衣還城中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黃通志

珠江上流二里有白鵝潭水大而深每大風雨有白鵝浮出則舟楫壞相傳黃蕭養作亂船經此潭白鵝為之先導亦妖

物云廣語

明天順間學士黃諫來判廣州其人有水癖者也嘗大品諸泉以雞爬井爲最日吸啜之後撰爲廣州水記曰予使安南還駐舟五羊汲江水飲之頗甘及來判廣州城中井水多鹹苦江隔城不得日汲居人皆謂大北門內九眼井甘甚予乃日汲之井在粵秀山下與江水較之遠近相若復取江水用數月冬深不雨水涸江亦鹹乃復飲此井至春地氣上升水亦頗易其味因暇登粵秀山轉而西行憩悟性寺中東苑一井頗佳視九眼井殊勝昔達摩卓錫得之與九眼井相去百步蓋達摩泉也郡志越井岡僞劉王玉龍泉恐卽此井又鮑姑井在越臺西南意卽此地也後汲北郭洗白井頗不佳又行三里餘乃得雞爬井郡志所未載取而試之雖九龍泰泉

亦不及矣遂鑿井傍石題曰學士泉郡人遂傳其名士大夫皆取供烹茶用而是泉遂大顯廣城舊少井陸刺史始導泉百餘里蘇東坡孫龍圖亦浚二井今蘇井在元妙觀西廊嘗汲飲之亦不甚佳龍圖井在城北校場今不知何處其餘皆陸刺史所鑿也布政司堂西有井頗佳次則郡廨後井與光孝寺後古羅漢井相若今寺西廊有訶子泉傳爲羅漢井恐非是殊不佳開元寺有居士泉折彥質所浚今在巡撫廳前曾親嘗之勝蘇井遠矣他如西市頭月泉草行頭日泉馬站巷流水井二處皆試之味不佳又有星泉在繡衣坊雙井在城北施水庵其井皆淺下有雙孔春夏溢出地上味亦平平小北門外近西一泉西禪寺有二井皆不及城中數泉嘗以廣州諸泉品之學士泉味最清美經晝夜色且不變宜居第

一九龍泰泉第二蒲澗簾泉第三悟性寺井第四雙井街施水庵井第五小北門外泉第六洗白井第七九眼井第八居士泉第九外是固不足取布政司及郡解二井頗勝他處宜居第十而蘇井五眼井羅漢訶子日泉月泉書院井固有名當時而優劣難逃公論也恭巖札記

明黃諫謫官廣州時採端石刻泉州二王帖我鄉楊景素為兩廣總督得此石移歸邗上今在部郎江元卿家舟車間見錄

明時新會二隱者不知姓名一為擔汲者一為採藥翁擔汲者為人擔水得錢即歌於道城中或呼擔水至城門仰視譙樓詫曰我生未嘗入此覆水去道上見遺金坐守而還其人金主酬之且歌且走終不顧採藥翁曰採九里明子得十錢半入酒肆醉即行歌詞多超脫一日道上拾珠珥置藥籃而

歌寶寶寶得好失好失好得好人莫測一女子哭至則笑曰失寶者至矣即還之償以金搖頭而歌不受不受真不受還寶籃香得金臭後入山不知所終楚庭稗珠錄

白沙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又嘗披藤篾垂釣有詩云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迴風吹不盡寒篾月影過松梢十丈來其風流瀟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窺者所謂古之狂者非耶廣語

張詡撰白沙行狀先生寓外海陳宅有異人來見云公居外海當應海外圖識乃為語曰東邊有一牆了字屯雲上此人

一出頭天下皆歸仰其人去後有古兜山人屢謁君射於野未幾流言四起先生有門人陳德徵在廣州屢有書與之曰蒙謗大矣為之奈何因作詩齒本生來不著唇嗷嗷眾口劇驚羣鼻雷自炒元城耳夜半鐘聲那得聞會朱都憲薦先生順德知縣錢溥勸駕北上謗乃息然其謠新會至今傳之黃通志

白沙初應聘至廣車繇城南至藩臺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市井婦孺皆稱為陳道統其感人若是為人身長八尺面方而玉潤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耳長貼眾兩目炯然如星望而知為非常人甘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異龐振卿有瞻甘泉遺像詩云精華日月在顛首兩耳之旁南北斗洪覺山云先生生相甚異顛中雙顛隆

然若輔弼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異於人乎哉廣語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甫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欸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裝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強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而無襞積者東海遽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破此巾耶遂以一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山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璘珣使君得此原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

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大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
 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璘珣橫秋玉枕真無用自是
 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南安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
 與石齋順其意耳而又作二絕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
 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
 睡人而今天地正方春覺來莫管閒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
 又繼之一絕云青茸鋪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幘東海先
 生睡不著日月當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
 得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
 鏐仔甘心奔走左右也未幾適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
 使還具道石齋之師康齋吳與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
 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康齋立心造道處世俗化之詳東

海漫賦詩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

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蓋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

持循且以謝玉臺巾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自送矣

文簡當為折中云

玉枕山詩話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

題碑碣必書翰林院檢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

就職非為高也以終養故也當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

如喪考妣有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臨終

朝服北拜曰吾辭吾君也則忠愛之終也

廣語

鄧制府之於白沙常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

白沙辭之曰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野

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章何敢自列於古之名

流哉章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焉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爲買園池亦辭之其介如此

廣語

白沙晚年用茅筆奇氣千萬丈峭削槎枒自成一家其縛禿管作擘窠大書尤奇諸石刻皆親視工爲之故慈元廟浴日亭莊節婦諸碑粵人以爲寶甘泉亦能大書南京燕子磯有天空海濶四字刻絕壁上旁一詩云新秋窈窕題詩還其梅關五仙觀浴日亭三碑人爭搗之吾粵先輩多善書有趙東臺者於訶林書梁唐嘉樹四大字而黎瑤石於錦石山書華表石三大字大徑丈餘人以爲神筆瑤石真草篆隸皆善文徵明嘗語人云書法嗣吾後者惟敬也卒後有購其一紙輒出數金高麗使至必求其筆跡以歸鄙湛若八分絕得漢法

楷書倣顏氏家廟碑自書所撰詩集使工刻之卷首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八字東莞周一士以二王楷書書五老園稿字若指頭大適媚可愛得之者珍猶美璧也

廣語

白沙先生善書其書說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甘泉云先生初年墨跡已得晉人筆意而超然不拘拘形似如天馬行空步驟不測晚年造詣益自然自謂吾書熙熙穆穆有詩云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夫書而至於熙熙穆穆豈非超聖入神而手與筆皆喪者乎此與勿忘勿助之間同一天機非神會者不能得之學者因先生之

書以得夫自然之學毋役耳目於翰墨之間斯為可貴焉耳
甘泉亦善書常與鄭氏詩云孔新愛我字字者心之畫心苟
有神妙不畫亦自得繇畫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氲初沐時
太和未鳥跡吾欲斬茅根同子坐端默廣語

白沙先生墨梅人鮮有知者南窗閒筆云白沙善畫梅求之
者眾白沙戲題座側曰烏音人又來人不解問之白沙曰白
畫白畫眾為絕倒白沙集載梅花絕句云雪崖江畔杳香塵
天與孤高遠俗人不忘滄波別時意一枝還遣到圖新此白

沙先生畫梅之證也

新會續志

白沙先生之沒甘泉翁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為
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告詞有曰成
吾之身孰與盡吾之性教育之恩何異生養之勞在禮經則

師無無服之文在義起則例有緣情之制昔者孔子沒門人
有三年之喪大抵禮緣情行例以義起亦天地之大經古今
之通義云廣語

從祀孔庭典最隆粵惟陳文恭公與焉洵無愧色然先議與
薛文清並從祀時忽有謗大瑞李芳廣東人與文恭同鄉為
之與主議遂中止顧文恭在成化被召時曾為邱文莊肆謗
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瑞張宏故
產粵中私其里中先達特下諭旨與王文成薛文清並同祀
焉當時之人好議論而不欲成人之美如此豈真高明鬼瞰
耶然王文成視文恭則又彌酷已野獲編

碧玉搗本嘉慶二十二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
玉樓其裔孫禮所貽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衰尺二寸首

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刻之去首二寸強為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為兩珥橫出五分強下逸之以放於射玉之質潛確類書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蒼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珠中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縹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為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為勺之龍口若是則組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為鼻璋之鼻其以系縹歟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衰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過於古者此玉之衰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

邊璋皆有勺故以縹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記夢文在成化三年按夢記在成化六年庚寅云三年誤也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按白沙年譜在十八年壬寅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失玉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歟

惲敬大雲山房集

惲敬白沙祠堂記有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會試此何為

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於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篡焉於是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於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於陽貨執政之時而仕於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為大儒

山房文集

丁積字彥誠江西甯都人成化中除新會知縣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師矣請白沙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為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白沙謝不受有

所聞行之惟恐後

洛閩流錄

張東所好誦六祖籤以多警句也相傳一庠士撰輯古今事文為之前五言四句後七言二句廣人極信之傍塑靈通使者必先拜告而後敢祈光孝寺前有辯籤人

黃通志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廣州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筆之泣受而不辭宏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恤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

籍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挂頰孤亭野
水濱聞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鶻在啼老東溟二月春
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仙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
花盡落一杯誰共送殘春

雙槐
歲鈔

陶魯丞新會時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王尹重至重江右宿
學也見公英明行事雖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
問學已乎竦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大
夫沒而學殖隨落今業已為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
曰丞毋悲我為丞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謹安承教遂下
拜執弟子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堂授丞經史講解大義
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能無難煩乎公喜見眉宇又下拜曰
幸甚謹敬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亦喜曰始目丞

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
也異日必大顯庸為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於官
公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贖其歸囊甚周且厚臨行謂尹
二子先公廉而貧其教愛某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
行矣日後兄弟倘不能撥巍躋臚勿憚一來某倘如先公所
言計數年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子其識之二子泣謝
而別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為尹矣及薦陟臬僉二子學無所
成果負笈而來公館穀豐備使依其旅人之寓籍瀧水者已
而錄為瀧水庠生廩餼之後皆得貢為學官世徒知開府蒼
梧創祠厓山章疏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尹之
教公與公之報尹雖古人蔑以加矣

泰泉
文集

藤鼓在三廣公祠內明成化元年總督韓公雍與知縣陶公

魯征大藤峽平之斷其藤以為鼓面徑二尺五寸身直如之相傳藤可治腹痛妖魔諸疾故往往為人剷去今局置櫃中春秋奉祀乃擊之以侑食云

新會志

猿人獻猿於陶魯言樵於山見黃猿墮地死一黑猿從之號鳴不已乃子母猿也取歸投以果物皆不食益號鳴不已置其母皮於前趨而抱之魯試之果如其言李承箕作孝猿記

新會志

高橙字彥材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遷為廣州知府橙性豪侈當暑日易紗衣一襲烹茗確不再用用必以新紗一幅封其口飲茗畢即併棄去夜燭製蠟如杠使童子持之端正不動動輒杖闕訟謀恆以己意出入縱吏為奸巡撫朱英知其貪且酷執而刑之啓其裙褲皆紗製者英歎曰民脂民

膏盡矣竟杖之橙告老去廣人稱快

郭通志

徐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為人巧險善造詞謀僚吏畏之每風雷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應天之怒世俗稽考里胥謂之點卯勤無定期忽早忽晚失一卯富民則痛杖之民間有奇貨者皆陰注一簿百端必致之夜納菜筐中入復發一二以自夸示於人其堅偽欺負多此類蘇人傳勤既死葬有年矣其子存仁惑於風水家改葬之日火煜煜從地中起執事者多燎其鬚髮其名異也信有由哉

李承箕順德志

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臥內有望壁一堵一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怪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方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水東日記

羊城何世隆住增城長沙鄉營生囊橐傾垂忽不自覺黎皓為諸生時自棠溪暮回得之明旦伺其尋覓悉歸之後皓出仕垂二十餘年至省將問渡衢遇世隆而皓亦忘其事世隆堅留至家具酒食皓遂不得渡是夜大風渡覆靡有子遺人以爲還金之報云增城志

東莞彭中丞誼身既沒其子孫以憲廟所賜劍懸於祠堂劍有神靈每一動錚錚有聲則其宗人之不肖者輒自剄而死以劍瘞香爐下其鳴亦然廣語

梁文康公七歲父遲庵公嘗攜與諸兒浴小沼見星光下照碧水因出對試諸子曰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云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又六歲時自學館趨歸誤仆於地父遲庵翁曰跌倒小書生公即應云扶起大學士其少時已具

臺閣氣象如此舅祖周翁曰爾骨相類裴晉公吾以子房望爾矣五山志林

余行部萊州過太倉守毛槃槃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闕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老友或稱契末余怪問之文簡豈二人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二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闕而已王世貞錄不觚

明成化間關奴倡亂嶺背林碧溪與其弟梅窗梅榻俱遭害碧溪長子順樂年十八與次子頤樂及罹難家人赴省請剿省兵至賊已遁總兵某以順樂給之將刑焉時天日甚霽忽迅雷暴發順樂請曰賊固在也請兵隨我偵之縛之麾下否

者願一死以償誕謾某從其言順偕兵潛蹤羣伏要路賊以兵退復出順卽與兵士扼殺之某大喜慰曰若孝能動天如此哉一時詫為異事其後嗣極蕃衍云新會志

世人見龍或挂或鬪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冥甚至壞屋拔木閃閃於雲烟間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觀全體不得也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

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箠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隱人其長數十丈頭角鱗足宛然如畫第腹多

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七修類稿

東莞劉簡庵存業先生以宏治庚戌舉一甲第二人計偕日夢人謂之曰有福為榜眼無福為狀元既覺不解所謂及臚

唱狀元則錢鶴灘福也始釋然見曉瑣言

倫文敘南海人廣州城南隔江有地名河南古相傳讖云河

南人見面廣州狀元現己未歲水涸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而文敘魁天下非也其長子以諒云是年不亢旱水曷

嘗涸哉聞諸館閣當時擢豐熙劉龍孫緒為首甲文敘首二甲緒京師人踪跡不明遂兩易其處又喧傳熙跋大學士劉

健使人往禮部告云躬來點舉人名比至見文敘頭鉅貌偉潔白凝重遂擢居熙上健河南洛陽人也李仲傑義命錄

倫文敘及子以訓梁儲霍韜皆舉會試第一皆南海人皆居縣治西三十里有村曰黎涌石碛石頭相去僅五里倫居黎

涌梁居石碛霍居石頭故世稱五里四會元而文敘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誥進士故世稱父子四元科

名之盛殆極一時又倫文敘霍韜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

廣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日為諸生是尤為異郝通志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太常卿張元楨侍講學士楊廷和為

主考得一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署第二名揭曉唱名

乃廣東增城人湛若水也湛從白沙遊云制科瑣記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余其歸

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饑矣因

取道江浙泛錢唐遊憩於武夷久之常為九曲權歌令諸生

歌以相樂有一篙一篙至無終篙篙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

羅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

峯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遊南嶽

道過古州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

訪友此可徵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

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

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

翁九十有六又欲遊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為門人諄諄說易

九十有五猶懸榻於門以求規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

滿足乎哉廣語

湛文簡常設義田族人冠婚喪葬者讀書者給穀有差龐粥

唐請分為三等以田七十畝為上五十畝為中一二十畝為

下上者勿給中者量給下者全給若田至三五頃以上須每

年量出租穀入於家廟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積厚而施無窮

文簡有自然裳其謁石翁墓詩云夫君有嘉惠贈我雲錦囊

中繡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又有心性冠其銘云噫為之上圓

以象乎天分之八方以象八卦麗之十雲以象十干垂之兩帶總之一紐以象始終重敬周之重檐以象大圈是為甘泉翁心性之冠

增城志

甘泉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二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甘泉不受也延翁忠愛堂上南向坐已東向坐以賓之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師而事之時甘泉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以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違致禮布衣一老誠為有道者之風云時有黎養真瑞鸞者年八十二黃慎齋民準年八十一吳藤川純年八十皆游甘泉門下甘泉稱為三皓有歌云養真慎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而袁教授郵者年七十餘與慎齋同注甘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皆龐眉鶴髮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

繪為圖稱曰師弟六皓其後甘泉年九十五復開龍潭書院時東莞有鍾景星叔輝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張春岡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開講每展書發揮所得聲響不異少年皆異人也

廣語

王陽明先生祖孫俱効績於粵而公宦業亦始終於粵之東西先生六世祖綱字性常洪武四年以文學徵拜兵部郎中年已七十餘值潮州不靖擢廣東布政司參議督理兵餉單舸往諭亂者皆服罪聽約束威信大行自潮州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擁之去願以為王為壇座之日羅拜請叱罵不已旋害之子彥達哭罵求死賊義之令以羊革裹尸歸焉至嘉靖戊子增城令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時陽明由兵部尙書督列省諸軍平邕桂旋節廣東為文謁祠祭焉

楚庭碑珠錄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一
白雲之山有三寺中曰白雲左月溪右景泰蓋山中之三勝也嘉靖間三寺既毀於是泰泉黃公以景泰為泰泉書院鐵橋黃公以月溪為鐵橋精舍甘泉湛公以白雲為甘泉書院自作白雲記謂仙變釋變儒王青蘿讀而嘉之曰其變之終於正矣乎遂書白雲三變匾而揭焉廣語
林伴讀韜東莞人年十餘備於塾師鄭勝聞勝談經誦文皆默識之時於爨下作文勝不知也隨勝赴宏治己酉科舉韜潛應儒士大收得三進棘闈悉後入先出不以告勝榜發韜雋而勝下第促與俱歸韜有難色勝怒疑其欲改事新貴韜不得已直言尋任吉水訓導有縫匠子毛某聰穎韜使改業讀書自留教授數年學成韜遷王府伴讀去後毛某舉進士韜不知也久之韜罷官食貧不能給一僕傭為刺船接兩府

總制於南雄即縫匠子毛某也毛識之亟遣歸迓韜至僅一謁而已毛益奇之若韜者可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者矣嶺海

見聞

香山令梁榮鄖西人例監生正德四年任催科用兇民數十人持斧前驅謂之斧手癩疾者繼之稍緩即被破滅有大戶領出賑濟穀及在官銀八百餘兩而私匿者聞之寒心盡納還官以是有能名鄉試及外簾自撻謫錄生幾死巡按御史王昊以酷吏懲之六年賂免黜調廣昌去香山志

舊貢院門初在大石街兩牌坊曰興賢登俊萬歷丙子某直指因諸生允始括帑金買民舍直南通一衢前抵區征蠻後宅衢可百餘丈又前為都護街區第在焉又前為耿官人巷則區大將軍贅婿耿姓者飾其奩而宅之屋宇蔽雲富腴無

比區以將軍功顯於正德嘉靖間父子皆佩大將印統兵西
粵初於貢院前創一祖廟寢成迎神主大將軍夢一人頂小
山坐於廟中覺而語人人云山為崇隆人坐於高廣之下貴
當無匹其大吉兆乎區領之遲三十餘年其子以貪縱敗廟
為岑方伯萬得之亦以為家廟人負山之夢應矣郝通志

馬涓成化癸卯舉人令福建上杭縣修葺衙宇一工邱姓者
日筆其徒不少輟涓怒謂彼亦人子不供役則還諸其父母
已耳奈何數撻之工曰余兒道隆也欲從塾師學不願為工
讀書豈枵腹可能屢諭之不從故筆之耳涓驚異適衙前演
梨園為蘇季子故事因謂道隆曰爾為學試以對能則說父
任爾不能版築終身無憾也遂為出句曰說六國君臣易即
應聲曰處一家骨肉難涓曰此子不凡修脯在我遂延師教

之三年將解任出百金託一紳終其事後道隆學業大成登
正德進士適令順德抵任馬公老病家居年古稀矣公鄉雞
洲距邑將五里道隆每曉必起居公而後視事以雞洲路欵
隘築塍阡而康莊之曰問安路公病日視湯藥不離左右小
民爭訟待決審者皆就讞公鄉終公之世不倦公可謂有知
人之明而天之巧於報公者道隆適令順德噫奇哉至今問
安路尚存何公鰲碑記可考也邱後轉御史以佛狼機貢諫
大有風力順德志

番禺陳東井政之季女讀書明大義適香山黃粵洲畿其翁
為黃雙槐瑜其子即黃泰泉佐父翁壻子四人皆鄉賢為世
所罕有香山志

世傳方文襄少好弄以閣老自命其季父諸生誚之曰未老

先稱閣老即反唇曰無才竟作秀才文襄以議禮驟貴位廁
鼎司而立朝居鄉身名俱泰即髫齡未必疎狂誕妄如此殆

委巷之談耳南海續志

嘉靖議禮諸臣最專愎者無如張蘿峰最和平者無如方西
樵其解縉紳之禍不小入閣後上每欲論決故建昌侯張延
齡時張蘿峰居首揆雖諍之僅以傷昭聖太后心為言方疏
乃云陛下居法宮之中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其犯

顏至此野獲編

霍渭厓初以明倫大典成得拜禮部尚書賞議禮功也迨佐
吏部人材舉詞臣豐熙楊慎則議大禮遣戍者刑部郎唐樞
則以大獄編氓者知縣陸粲則故給事中論張桂及霍者其
能不修伎又如此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長姪人尤以為難

云野獲編

霍文敏嘗舟過峽山山素有虎患文敏移文責山神俄而震
雷殺虎峽江中有妖石壞舟過者必祭文敏祝告於天即雷
裂其石其感格如此金通志

方文襄嘗與王青蘿鄧敬所何古林講學西樵甘露連降三
日青蘿詩云同德之磋如氣之和同心之涵如氣之甘廣語

霍文敏登第謁座主不修門生禮其後主南宮試所得士三
百人亦不許稱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敢用為私臣
我豈敢曰士繇我進而以之為我家桃李乎里居於臺使者
若監司郡縣書帖皆不稱治字曰士既通籍朝廷治之尊無
二上也其子勉齋慈溪稱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關白上
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簡某鹽院檄營相府先生不答因被劾

歸父子皆以古道自處不肯同於流俗者也廣語

嘉靖戊戌冬命選宮僚吏部尚書許讚疏薦海內名士十人

充之南海霍尚書韜居首而香山黃佐與焉金通志

相傳霍文敏善青烏之術葬其祖於石灣之蛇山山不甚高

四望皆田有石脈延袤數里至本山而止山之巔有石巖如

蛇口狀牧鵝鴨者遇風雨人畜輒避其中公之祖葬於巖下

至公而顯墓上藁樹一株終歲不脫一葉每脫一葉則有一

子孫登科者隆慶間葉忽盡脫族人驚異以為不祥多遷避

去而是年文敏即入祀鄉賢明年復抽條如舊今數百年來

巖石漸長深不過尺許耳粵小記

壽星塘山水幽勝疇昔人跡罕到有物曰赤蝦子狀如嬰兒

而絕小呼笑之聲亦絕肖嬰兒自樹柯羣相牽挂而下甫至

地而滅疑為仙黃佐曰是土石之怪魍魎之類又昔有大鴉

高可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自黃佐葬父母於山

之陽人蹤日多諸怪物皆絕跡不見張府志

明興嶺海人職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軒陳先生璉若瓊山

邱先生澹若甘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倫先生以訓若泰泉

黃先生佐允若人師哉湛先生有雍語南雍志尤有功於大

學增城志

安南莫登庸其父本東莞縣蛋民流寓安南之宜陽縣古齋

社社長以其來無定蹤名之曰萍生登庸有勇力安南王黎

滢以為都力士極信任之至嘉靖元年遂迫逐嗣主黎諲而

篡其國諲既被逐死其子甯居占城邊界使人泛海至京奏

莫登庸僭逆狀十六年命毛伯溫帥師討之兵將至登庸即

面縛軍門待罪使其姪莫文明齋狀至京言黎氏無後甯實
 阮淦之子中朝信之詔收安南國王印而以登庸為安南都
 統使今楚之焦利鄉有莫姓者或曰即登庸之族云見曉瑣言
 順德歐大任虞部文集胡知縣傳云胡崇德餘姚人以進士
 知順德嫻於言詞然貪鄙暴酷以鋤強著邑猾陳廷禮家藏
 亡命盜獲秬稻農甚患之崇德至首誅陳氏嘗得某盜為好
 語令其誣寄金帛於富民家句攝至則箠楚百端按籍責賄
 爰書論報一夕然燭坐堂上呼真盜盡鞭殺之以滅口居歲
 餘益淫刑盜貪咎死良民以千數行杖之隸室累千金邑中
 不寒而慄先邑城外有虎驟至旋去而崇德下車民謠曰虎
 去胡來蓋謂此也惟獨禮儒生四方賓客多為延譽上官以
 為能後御史廉得其酷狀論劾去歸家買陂田百頃云五山志林

明嘉靖間賊擾龍門制府檄粵西鎮將援勦其督兵瓦氏因
 夫故子幼與叔爭襲故自秉節至守道郭應聘監軍瓦氏出
 奇制勝大破賊擒賊首鄧廷鳳斬之亦奇女子也龍門志
 嘉靖間何維柏以御史按閩疏論嚴嵩被逮閩人哀號攀送
 有無數蠅小而綠色朋飛費費如泣如訴止于輿止于桎梏
 止于校人之衣撲之不去出郭十餘里乃散既抵京下獄蠅
 集如前高明羅一中為撰蒼蠅傳廣語

何端恪公維柏家居時有餽佳味者即白其父延里中九老
 讌集九老者達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鄧副憲八十六荔
 灣周太守八十三獅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議公七
 十七豫齋會僉憲與虛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與
 惠齋張貳府皆七十一端恪詩五仙舊在三城裏九老今同

一里間春日蔬盤真率會風流長得似香山時嘉靖甲寅歲也廣語

東莞袁莞沙昌祚原名炳少負雋才丰神玉立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值嚴世蕃當國欲為女擇壻得公大喜使人啖以易妻則會狀可得公弗應嚴意弗止公乃為四時閨情詩四章託為妻何氏所寄播揚之欲以絕其意一日嚴出飛鳴宿食四雁圖求詩公作長短句章中有云飛者飛欲辭嚴子釣魚磯又云鳴者鳴肯作離鸞別鶴聲云云嚴見之恚每當禮闈百計抑之公亦畧不介意後易今名至嚴敗乃售人但知公鴻博絕麗之才而不知其特立之操見幾之哲千古所希也嗚呼彼趙鄔輩獨何人哉見曉瑣言

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購民間古文部議恐滋擾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脩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日知錄

嘉靖二十九年廣東提舉黃屏臣頗以才能為撫案所信任然性傾險眾咸惡之廣州府戴科乘屏臣出遣人搜獲其資得五百餘金以為貪欲捕治之請於巡按御史楊標屬按察司詰狀屏臣窮蹙自盡標以詰科科對不遜標怒盡反按察司獄詞疏奏屏臣廉能科挾私誣陷及廣州推官王重任等俱附科惡宜究治詔下巡按逮問明典彙
濂溪為吾廣提刑舊於西湖上建濂溪書院以祠之湖水浩蕩連白蓮池五仙觀洪武初移觀於坡山上池入於市舶公館人家截斷為閘留池一泓環藥洲之傍植蓮建亭於洲上扁曰愛蓮取濂溪所為說也其前為提學廳事歲久傾圮

今提學憲副林南澗先生粹夫始新書院更曰崇正填池之半植禾其中以爲經營之漸未暇成也前此一載荷花猶盛開亭之基址柱礎具在沮淤與仙湖通衢隔截而禾則蒙密矣有無名子題韻語於楹上曰當日紅蕖蘸碧波薰風時節一來過于今景色非前度誰道元公又愛禾先生見之大笑

而亟命植蓮建亭

丙丁雜記

顏總戎養疴廣州召談命者右衛軍李名遠梁萬方二人先後至先叩名遠曰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日以叩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比錄功籍眾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甯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從今之號士大夫者如賢忌能不欲聲名在人下至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更有不知命分奴顏婢

膝惟進身之利是圖者視此四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黃通志

明興白沙氏起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甘泉擴其緒而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爲求友於南得龐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爲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在北龐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自甘泉歿弼唐與陳唐山林艾陵劉素子黃萊軒岑蒲谷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爲天山講易之會四仲月則大集天關當是時甘泉陽明二家弟子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爲之會通而浙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

廣語

弼唐爲曲靖太守以雲南滇池迤東迤西緬夷羅緬之俗人各異音書各殊字至倫斲行穢娶婚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

唐少府志卷二十一
妻習以爲常行之者自委蠻夷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蠻夷待
之此非聖人有教無類之至意也嘗欲爲同文編首刻三字
經以訓夷童次刻聖諭及大明律中關係人倫者以訓夷黎
庶因地審音別爲三類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夷字於下一教
曲靖尋甸武定羅羅一教迤東八百里老過車里孟良一教
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緬甸於厓南甸隴川孟定使之幼習壯
觀語繇短以入長文因淺以入奧咸知聖字之可學王道之
易從又以夷人無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罵
阿遮等爲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別欲奏請賜姓一千餘字多
造紅牌刊刻賜姓於上但無姓而原係一祖相同者給以一
牌祖宗多異者給以各牌俾之定以爲姓永遠勿易有遷徙
者察明乃許寄居仍禁不得同姓爲婚有犯者杖斷離異此

亦正蠻風之一助云子謂推其說以教吾粵之獠獠黎歧亦
無不可廣語

南海龐敏惠公尙鵬視蹉兩浙總理兩淮長蘆鹽屯身處脂
膏不能自潤集中虛室行云細視餅中久無粟舉火終朝待
鄰曲長饑近午始一餐敢望豐年收萬斛自注三月中旬已
貨粟矣卽此亦是難得明詩綜

前明東莞爲番舶所湊抽分者多乾沒嘉靖十七年番禺令
李愷擢莞稅秋毫無所染夷人德之建却金留芳亭於教場
給諫王希文爲記今坊尙存東莞志

許朝臣起家穢品會殘狡悍初至增城直何珊署篆時攝捕
事夜令民門各置燈猝出掩防夜者不至笞之以銀八分納
其袖則以免名曰燭價結邑中無賴爲鷹犬徵閭里陰事而

齟齬之民有夜殺盜者法無禁也朝臣風聞急捕拷之脅賂數十金有傭死於虎朝臣驗之厲聲曰鑿痕耳主怖賂焉捕賊楊郭村時入平民家攫其金無可攫則械送為已績男子寃死妻女為汚哭聲遍衢路也朝臣則捆載矣自有典史無如朝臣橫者雖朝覲視職人猶以漏法網為憾增城志

王廷卿初以舉人宰增城左遷藩司都事增城令王良心之以徵入也廷卿營署邑事以酷烈濟其墨所聽訟主入無出所株引無不窮治者以門皂為舟楫後事敗御史捕廷卿治以其鄉人庇得宵遁御史仍檄原籍捕之詭死以免而諸用事者悉遠成廷卿治牘晨而出日昃始退退即復出夜分而退其嗜貨惟日不足且忘食焉邑人號為王木蝨以其能忍餓而吮人血致腫且以臭聞蓋切喻云增城志

謹案增城縣志又稱知縣管進何珊典史顧崑玉俱以貪墨聞不具錄

明前後七子俱有風操不獨以文梁蘭汀不欲依麗分宜謝歸築拙清樓杜門不復出李滄溟懷之云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顧瞻雙鳳闕青春臥病五羊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上還聞大藥成應笑舊時同舍客風塵清郡愧平生蓋高之也蘭汀生平以神仙自許故詩中及之而弁州懷公實云人間大藥無今古海上黃金有是非為問別來何所道知他戰勝久能肥勸諷藹然見先輩之交情如此其摯也楚庭種珠錄

清泉精舍在粵秀之麓從化黎秘書歸田築山房於此其雜詠云近卜城西地又云浮邱吾郭近梁蘭汀過山房詩步履

越臺上誅茹越臺下而瑤石除夕前攜子姪步自玉山登大

士閣詩云寂歷人煙連浦樹蕭疎風雪靜柴門則瑤石之十

載抽身實返臥羊城也瑤石會隱羅浮其志羅浮最佳其稱

瑤石者以羅浮之瑤石臺而名也精舍楚庭神珠錄今廢

瑤石能書兼工篆隸元妙觀重脩三皇真像碑書法逾勁有

初唐人遺意隸書潮州韓昌黎廟碑張孟奇西園存稿題跋

謂受禪勸進當家大是合作又嘗重刻張有復古編集內答

朱貞吉孔陽昆玉詩即言其事瑤石山人集跋

順德何練菴居邑西二十里好古文詞多與異人往還常於

宅旁蜜柚林中結練為菴故以自號一日語僕曰珠母召我

遂捲其菴不知所之遺詩於石有月巖流影到三池之句後

僕於珠母池見翁乘匹練入海中舟人訝為怪僕歸告其子

瑞鯤往候不見過羅陽山寺見父遺像泣詰寺僧告曰前年

有詩仙乘練如雲降於月巖吟詠竟夕時人傳為勝遇因留

其像祀之鯤跪乞遺像而還今邑產蜜柚皆其分種香異美

常并可療肺熱相傳為仙風所濡云五山志林

世傳弇州心折歐虞部楨伯顧以其學究出身又不欲七子

中粵居其二故繼楨伯而取公實此齟齬弇州者為之辭也

楨伯八戰棘閭弗獲雋嘉靖四十二年始舉明經入都得見

都人士明年為學官江都隆慶之初弇州再起過江都始定

交為序其浮淮集時宗子相已卒不及交乃為宗臣傳上之

太史則楨伯之出也其後故不獲與齊盟而非弇州故繼之

明甚弇州序楨伯詩謂歐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其要非西京

建安下至開元亡述其履履遍戶闕業非六七大夫即七子也亡

當則傾倒之極矣

楚庭稗珠錄

萬曆六年省垣大旱祈禱無驗四民迎寶光寺達岸肉身於交衢如術誦禱三日甘霖大霑大眾請肉像還寺九牛舁之不動琰卜像所願止願居訶林焉無何寶光燬於火肉像蓋避劫也寺遂荒廢後蕭子奇乃擇今地建寺迎像改名煙雨

寺

恭巖札記

楊文偉南海人萬曆十一年以貢訓長樂崇節義敦風教邑有張氏女未嫁聞夫死奔喪守節五十年而歿其夫族多子衿無過而問者以夫家貧三日未舉殮文偉欲往弔其族子衿力辭因亟為殮葬文偉又詢其墳親往祭以詩云瞻守曾過五十旬奔喪回首尚青春紙錢燒起香魂降三尺墳高草色新一時遠近人無不感動焉

嶺海臚

麥公貞菴名秀岐番禺人萬曆間以舉人知萬年縣縣民棄女者載道公於家鄉取乳母十餘人拾而養之廨中兒稍長乃還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問之則曰萬年百姓不仁生女輒棄天故以旱罰之民自今若不棄女皆上要約於縣縣乃為之祈雨上官諾之公於是出教與民約民皆樂從願勿復棄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禱大雨如注民以為麥公雨云

廣語

浮邱詩社明萬曆中郭棐致仕歸與陳堂姚光泮張廷臣黃志尹鄧時雨梁士楚陳履鄧于蕃袁昌祚楊瑞雲黃鏊陳大猷王學會金節郭槃凡十六人關浮邱社以續南園

粵臺徵雅錄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劫於南番東順之間撫之甚夷而當事貪功奏劄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陞等會同海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一
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精勇數十百人
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於波羅廟及朱船至而諸將皆退遁
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獅百脚蛋脚以五十艘來
薄朱船梁文乘風縱火挺刃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
舟三十餘艘而歸至沙灣諸將皆艤船相待船有俘獲潛問
之則皆此灣良家男女也梁文徧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
今擄民爲賊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
將不納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俘男女約千一百
有奇於是沙灣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呼
之爲獨目梁見聞錄

甘竹黃廷璣號翠屏橫逆不校好吟詠與妻陳耆老壽眉俱
樂施濟嘗登山見松中三四叟奕容服異常人至駕鶴去因

卜兆焉及葬穴有如畫梅花者逾十年孫士俊大魁天下仲
子鎬隱居能以文驗人修短子士俊貴每焚黃墓所悲號動
人甘露雨降松柏順德志

黃相國士俊少爲諸生家甚貧娶馬甯李氏富而無禮公將
省試意欲求助於外家值李讌客嫌公衣衫藍縷於小廊下
餉以鴨卵二枚公不知也歸途逢李僕廣積謂曰余家今日
宴客相公何歸耶公以實對廣積憤憤不平延公到已家市
物待公自度有一豕可足科舉用鬻金以贈公盡醉索紙筆
悲歌笑罵戲成鴨卵一表貽其翁舅中多警句至今人誦之
是科省闈卽捷後大魁入閣以沙田報其僕因名廣積沙山五志

世傳黃士俊幼遇老人語以十一字曰倚松酌酒金杯影裏

動龍鱗後登第燕見上出聯首使對曰掃葉烹茶寶鼎烟中
浮蠅眼觸老人句應聲答之上賞其捷及予告刻杖銘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陳恭尹使人竊而續刻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社之屋非人可
為而出於獨漉則責備而非輕薄也順德志

方文襄建書院於石泉洞萬曆乙亥東莞祁衍會僦居焉夜
間每聞履聲怪而叱之是夕覆釜委饑於階下一日甫昏衍
會見黑首出東廂牖間大如車輪呼僕夫視之僕夫震恐昏
絕亡何有友過宿衍會道其事友人曰伯有之祀子產不廢
盍祭之言未既履聲鏗鏗遶榻而行明日衍會為文禳焉遂
絕跡郭通志

西樵山有雷壇祈雨輒應近壇處雷常起萬曆辛巳順德黎

大章讀書山中一日宴集忽值暴雷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
有火毬大如益飛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雷一震輒一毬起
如是者七八賓朋多伏障後不敢仰視又有山民外出遇雨
四顧無人輒裸而行值雷起聞空中語曰何無禮也杖之昏
而仆地歸視其股杖跡宛然郭通志

前明番禺方公紹魁合福建閩縣向有二狐八虎為患前令
莫能制公禱於神一狐為雷殛死一狐伏縣庭死三虎自投
穿死五虎匿不敢出公親率壯吏捕殺之盡除其害至今閩
人作捕虎吟以頌之粵小記

順德嚴而舒明末時宰富順縣初任吏請票拘本境土地取
虎座嚴笑而押之越三日堂吏擊鼓聲不絕請官登堂觀者
如堵一虎垂頭帖尾徐行伏階下嚴命之曰本縣初任例有

虎座汝神所送耶然吾不忍戕汝率汝醜類遠離吾境可也
虎如有知去至郊外吐出一草毬如斗大少頃乃昂頭掉尾

躍去終嚴之任無虎患

五山志林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孺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
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孺亟止
之兼問其故眾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皆有
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孺俯
首良久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初
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
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
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闊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
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孺鼓掌

大笑曰善哉遂跌坐而逝獄眾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以
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
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亞孺翁孺字不見於書
唯聞粵之俗有之謂末子為孺亞讀如阿孺讀如來

解

主事梁浮山文康公孫也屬末疾間適隔歲牡丹盛花喜召
客飲疾復作遂卒嶺南無牡丹移植者隔歲即不花花輒不

利其主豈真所謂花妖耶

見聞錄

前明至崇禎朝朋黨之風益熾袁督師忠而獲譴痛甚於檀
江州岳忠武而是非蜂起朝論沸騰迄無定議野史所記如
烈皇小識謂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
舉薦王象乾意可知矣又謂崇煥出關上召問方畧以五年
為期及履任規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欲解文龍議以

就已堅持不可嘯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我可以收功又謂崇煥雖名人援不敢一矢相加遺兼出言無狀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橋舌不能下舉朝皆疑之幸存錄謂崇煥無可卸責一至甯遠遂為講欵計又謂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中縣令分校閩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甯遠之捷實為有功遂自矜為必宥講和了無成算至明季北略袁崇煥守甯遠一條陞見一條謀殺毛文龍一條俱有不滿之詞至逮袁崇煥一條謂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生劓者也又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肉悉賣盡則理外之談恐無

其事又毛文龍入皮島一條安州之戰一條鴨綠江之捷一條均極推重至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歎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則文龍固有功無罪者耶明史本傳稱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又稱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帝信之不疑又稱初崇煥誤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督師之功罪不已昭

然若揭哉嶺南遺書

崇禎七年福建賊劉香寇掠沿海州郡時總督熊文燦無他方略惟冀用撫於是郡邑沟沟或謂文燦召寇縱之新會舉人陳中生作水激石鳴行叙云歲在甲戌有巨寇曰劉香者徒黨萬眾樓船百艘直抵江門長驅都會所過鄉村莫不焚掠殆盡毒焰障天肝腦塗地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星飛告急上如充耳且曰劉香近已受撫此殆他盜云噫是何言哉天下事可知矣里謠撫實明告君子水激石鳴違知忌諱耶詩曰可憐我黔首不幸當陽九高山日陵遲豺虎跋地吼飽鷹不為用千金享傲帚辟之富家翁良田養糧莠一旦逢天荒闔家都束手此日禍臨門駢首難消受塗地膏血盡淒涼南北走烈火烧平原望斷樂巴酒長驅入無人誰為墨翟守包胥哭秦庭不聞屯細柳嗟嗟子所遺梵梵喪家狗洋洋屬厭去悠悠不鞭後復聞養癰議嘖嘖道路口哀哉復哀哉地遠天莫叩憑誰為繪鄭文燦疑為卜應聘撰將以危法中之伎圖天子臨軒誰執咎

中生乃自署名刻詩布於通衢且跋云不敢以赤子之驚啼貽累父母也噫中生可謂不畏強禦者矣後文燦復撫張獻

忠卒以撫敗新會志

劉汝賢性耽山水每遊縣南蟾蜍嶺輒盤桓不忍去一日陟其巔坐移時奄忽逝去時二犬相從一犬奔回跳號若悲鳴者家人驚詫往偵之已纍纍成墳矣俗名天葬墳邑志劉公

峯即其地也香山志

梁可瀾字元叔廣州順德人博學能詩性耽山水隱居羅浮慕葛稚川脩煉故事自號三十二峯太狂長嘯仙署邑令連公繼芳高其人常訪諸山中酬和竟日所著有狂仙詩脩真要語若干卷卒年八十顏色如生舉屍入棺輕若空服人皆異之葬白鬱峯後十餘年其姪永楚遇一黃冠者踵而問曰

太狂仙約返羅浮果行否言訖不見人益信其為仙矣子夢

陽工詩畫篆法為諸生亦不求仕進

蓮鬚閣集

區致遠新會人生二十餘不肯學里眾共姍笑之乃發憤從師受書日不滿三四行伏首以鼻磨席顙汗染卷自曉至夕不成誦其父饒有貲雖苦其如此猶欲令稍習書能畫炭著壁知牛粟出入之數以得不棄去久之其弟舉於鄉致遠讀其文瞠視曰直若是非甚難到也師叱曰汝何得而大言若是致遠請自試應筆立就皆可觀師以示其父伯叔兄弟更相謂曰為先生不患無所何至代人子弟欺父兄耶師具語其實乃其奇之明年致遠遂舉於鄉烈皇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致遠所居環前後左右無存者而致遠家晏然世言疫有鬼於是都下頗傳區都事能治疫鬼有得其花押者

持至門則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之於是區都事之門熱於要津自宮府大僚牀竈衙署皆區都事花押也某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入吾榻內臥有頃當瘳也其人少睡得汗病良已致遠以此有德於大僚得擢南兵曹乙酉金陵陷致遠死之子幼不能歸希有知其事者致遠字爾瑞或曰南工曹也後順德何左王不偕兄弟其隣里前年疫多死者家人畏避不敢收左王兄弟往往為經紀其喪數十家其里病者遂有夢左王沃其背冷水得汗而愈者其事與區都事大相似固知疫鬼皆寓於心區都事非必有術也特善用其術耳都事誠樸遇難能死處地卑下其操行世不備知然以大僚之薰灼顧借寂寞一都事之威為重則非獨都事之賢疫鬼亦賢鬼也

獨漉堂集

歐芬以名諸生爲塾師夜夢人語之曰越月當赴同年湯餅會醒而莫解後族叔羣石子璞持先生招飲抱兒出見芬撫之羣石戲曰他日當次汝兄後芬愕然逾二紀竟同登崇禎己卯賢書陳其才之生其叔善藏亦有此夢善藏曰汝則英達所難堪者汝叔爾後亦同登壬子賢書順德志
崇禎間東莞多壽人若温塘之龍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峰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同邑誠天下之罕覩者東莞志
萬厯間三竈沿山徭民相聚爲盜官兵追捕旋匿旋出黑山弁兵不能禦又不諳正音難以化導東澳人周高揚者鐵匠也鬻器於其市習其人通其語徭衆悅之巡海官至則高揚爲宣諭俗漸革奏授高爲撫徭官治其地世其職入覲加授

宣武將軍崇禎元年卒子德顯襲

國朝仍之德顯卒子復東襲復東卒子嘉謨襲嘉謨卒子坤龔乾隆三年坤卒四年奉裁是年置鹽場大使於三竈香山志
吾粵前明詩社特盛而浮邱稱最共十二人陳秋濤子壯弟中洲子升黎美周遂球區啟圖懷瑞弟叔永懷年高見菴賚明黃石傭聖年梁紀石佑達黎洞石邦瑛謝雪航長文曾息菴道唯諸君子自息菴而外多以忠烈稱洵所謂餘事作詩人者南海續志

陳文忠在刑部獄值履端及萬壽聖節園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謂囚服不宜拜節有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廣語

陳文忠以抗疏罷歸於城北白雲山築館曰雲淙別墅中有鏡機堂寶象林無畏巖海曙樓邀瀑亭暨餘簫閣清冷菴諸勝嘗榜少陵句於門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識者知其有憂世之心焉公以雲淙噴薄為瀑布下流其水湍激悍怒不可渝茗一日摩挲巖石忽有兩乳泉從指間噴沸而出甘冽清寒具中冷之味公大喜謂斯泉有偶如賢哲之不孤生因名之曰朋泉廣語

陳秋濤宗伯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義廣語

崇禎元年戊辰詔起諸言事者陳文忠公以左春坊左諭德召用公父亦遷吏科都給事中會病卒詔贈太常寺少卿制書曰憶貂璫煽焰之日正螭首濡墨之辰射隼高墉固無暇

計於利鈍抒忠丹陛亦罔慮及於身家植千載之綱常極一時之譽謬誰從媒孽大肆苛求以爾子賢書為罪書致爾官柳篋為謗篋俱從削奪罔念貞良朕掃除虐政振拔孤忠登爾子於論思啟沃之班嘉爾品於綱紀法度之上又曰汲黯排闥千秋共錄其忠史魚尸諫百世猶高其直爾恂恂有道溫溫恭人乃復履危地而無改容迫臨大節而不可奪得則欲行於天下隱則施教於有家有子作我師臣何殊爾夙宵左右身雖不逮道已留餘時公父子忠義暴於朝廷制書褒美人皆榮之練要堂集

陳文忠抗疏回籍其母太夫人招劉孝女蘭雪讌集家園時尚垂髻文忠命賦庭前竹即應聲曰最愛庭前竹猗猗曲檻中孤高撐落日勁直掃秋風龍去投筇巧鸞歸製笛工生平

好脩節賴有此君同又陪太夫人遊海珠詩云五日乘潮似
渡瀘釵頭爭挂辟兵符珠遺洛浦誰家女印解湘潭楚大夫
雪撼怒濤搖壘堞波侵斜日浸浮屠歸來試把諸姬問適聽
蓮歌記得無珠遺印解關合已與文忠不卑不亢真風雅正
則豈李易安等所敢望哉年二十四卒其訣外與兒詩有三
載未償夫婦債一年難盡母兒情句又有去去不須傷往事
等閒簡檢白雲程句不為太上忘情亦非情癡俗物皆合乎
情止乎禮義者五山志林
相傳陳秋濤宗伯將殉難時有枯樹詩云金枝歸何處玉葉
在誰家老根曾願死誓不放春花練要堂集未載南海續志
陳秋濤磔死時白日黯晦大雨震雷郡學兩楹無故自壞論
者以為忠誠所感練要堂集

黎美周嘗客揚州於鄭氏影園與詞人卽席分賦黃牡丹七
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錢牧齋拔美周第一鄭氏以書報曰君
已錄牡丹狀頭矣以二金疊賚之其後美周過吳下人皆稱
牡丹狀元其詩有日月華蘼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
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廣語
宋季吳月泉主社賦春日田園雜興羅公福擅場得羅一縑
七筆五十矢墨五笏元季饒介之主席賦醉樵歌張仲簡擅
場得黃金一餅崇禎初鄭進士超宗未第時主會賦黃牡丹
詩者百人美周居第一時號黃牡丹狀元三事本太平佳話
而皆出於百六之秋公福肥遜仲簡遂初美周則授命虔州
三君子各自靖獻尤為美談明詩綜
美周寓西湖偶見有老人來索僧食問之曰此故杭之山人

今窮無依因留其飯且謂藍田叔老矣而時為窮交故人作畫俾賣之以供餽粥此老所利亦惟田叔遺秉滯穗耳其人袖出一山水便面求售美周感田叔之誼十倍其值贈之比田叔聞之復更感美周之誼即日扶病衝坭出就美周為謝自是恆為美周作畫於美周別也猶輒以得意小幅相寄笑謂所獲又殆百什倍於前贈矣蓮鬚閣集
鄺湛若嘗有石癖偶過貴介家見奇石心賞之微示所欲不許所御綠綺琴希世寶也請易之不許知其不可奪也晨夕衣冠詣其家就石問訊曰石安穩否乃揖而退歲以為常貴介厭之堅持不可日往問訊不輟厥後鄺得美姬工聲伎特寵之貴介偵知其美戲謂之曰若以姬來當以石往鄺深信之歸給其姬曰某公子內屬欲受聲伎於若若當往速治裝

東衣飾與俱恐曠日不即還室姬唯命遂與以往送至門大呼曰姬來石往如前約矣疾抱其石以歸藏之姬室如貯阿

嬌人罕見之相傳為美人石云咸陟堂文集

湛若賦赤鸚鵡七律十二章有云舞愛玉環低絳袖歌憐樊素囀朱櫻又云飛瓊闥苑乘先霧小玉璇宮化紫煙人呼鄺

鸚鵡固當與黎美周黃牡丹齊稱廣語

海雪應永明之召留別香山何象岡相國云猛士悲歌起大風酒徒連夜入新豐聞詩東閣虛陪鯉奏伎長楊較射熊前席少年方哭漢後車元老待和戎誰憐虎帳橫經客羞戴儒冠誤迺公味其語意所以激切象岡甚至至永明召象岡海雪以詩趣裝云帝賚旁求復舊京中台星正紫微營九天素女雲中侍萬國黃輿日下平棘木投綸蒼兕嘯桐圭分土羽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一
三
鷓鳴歷陽沸井尋常見唯問滎陽幾度清所望於象岡者厚

矣

楚庭碑
珠錄

鄺湛若有琴曰南風宋理宗物也又有綠綺臺先朝武宗皇帝御琴而唐武德年所製者也其遊輒與二琴俱有西湖脩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詩他所詠亦多言琴平生喜蓄古器玩好貧則以質子錢家俗謂質曰當當主例付票以為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時出入質家有詩云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尚典琴庚寅城破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真蹟等環置左右而死意若殉焉越人莫不傷之有為抱琴歌以弔者曰抱琴而死焉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湛若既殉難綠綺臺為馬兵所得以鬻於市惠陽葉錦衣見而歎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贖歸

廣語

張文烈弟家珍字璩子年十六從文烈起兵身當數十戰能詩善畫蘭石常得良馬絕愛之摧鋒陷陣數有奇功馬死哭之慟葬於龍門山中既十年忽夢馳驅如昔悲鳴戀戀覺而為詩弔之云久失飛黃馬空餘血戰衣可憐橫草後不得裹尸歸力盡猶追敵功高幾潰圍年來生髀肉夢爾淚頻揮

楚庭碑珠錄

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公曜並錄進庠既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登賢書者先生謂彭公曰是豈原壤作崇耶乃以芻為原壤像為文祭之沈於江未幾彭中崇禎壬午鄉榜未經禳者無一人通顯

五山志林

花冢在白雲山麓梅坳粵妓張喬葬處也張喬字二喬美而工詩陳文忠復結南園社集名流十二人喬每侍公弄筆墨賦詩善書蘭公嘗為題云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君子意寫入美人心其眷之如此喬詩清矯有風致嘗送黎孝廉美周云大雨橋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掛江臯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送李山人煙客云子夜徵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離觴春江千折牽遊舸若箇津頭柳線長又云香作飛塵玉作煙輕寒微月養愁天梅花本是江南弄一疊關山倍可憐年二十一病垂危彭文學孟陽以數百金贖之喬竟不起孟陽葬之諸名士暨送者數十百人下至緇黃人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塚凡弔喬詩及喬傳墓志孟陽集為一編刻喬遺像其上

日蓮香集

是時嶺表承平裘屨少年各尋勝事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故文忠巍然領袖其間豈意運遭鼎革而文忠忠愍俱授命行間南園遺芳已風流雲散不可復况美人黄土哉

楚庭稗珠錄

陳喬生善琴有一古琴不知其斷自唐代也有客為言向於某家見此琴刻有大厯四年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蓋舊漆剝去字無存矣於是拾遺欣然知琴之歲為詩云端居珍所尚三歎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稱大厯琴

廣語

廣語

美石勝玉淨比菜心潤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隨手皆

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手覆或方孔橫通或混沌不窳

貫組何傷待詔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述訪甘寅東何雪

氏通推陳元水魏石藏祖述秦漢旁搜書契龍信螭屈鳳儀

虎勢或蟲籀以間斯冰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

或道號而隆私記油硃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游藝

故足貴也彼夫刻意龜駝殫精縮紐不解六書徒作矯輮玩

物喪志亦孔之醜吾無取焉廣語

東莞黃仲亨性絕巧所製金石竹木諸弄物及雕刻印紐為

天人山鬼螭虎白澤飛狐禽鳥各依石玉之色點黃綴白一

一天成卽瓦礫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利玉歌云寶安山人

黃仲亨離奇坎坷尤多能文心賦手老莫展乃與怪石爭峻

嶒有時得錢但沽酒蛟螭盤拏入雙手不知切玉與切泥但

見魚鳧飛走南海有朱未央者所摹秦漢印章亦古雅於

晶玉上作蠅頭真草字體適媚如二王迅疾若風廣語

明南海陳元誠製六虛琴準古協度以雷張自况廣語

陳宏泰廣州人徵假貸之財於人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

宏泰惻然不取所負仍別與錢命悉放蝦蟆於江中後因夜

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取之益致富饒

黃通志南園在今城南明初孫黃仲衍王佐仲翔黃哲荔灣李德仲

德趙介伯貞結社稱詩所謂嶺南五先生也迨嘉靖時社廢

園荒歐虞部大任崙山有五懷之作因與梁比部有譽蘭汀

黎參藩民表瑤石吳刺史旦蘭皇李戎部時行青霞復聯吟

於抗風軒後五先生稱焉明季陳宗伯子壯秋濤再邀同人
為南園詩社而有南園花信錄蓋和黎職方遂球美周黃牡
丹十詠也宗伯首先屬和而曾方伯道唯息庵高侍御賚明
見庵黎明府邦城洞石謝廣文長文伯子區懷年叔永蘇興
裔裕宗梁佑達漸子凡九人共一卷工力悉敵亦一時之盛
焉前五子當草昧之初遭逢未偶孫典籍窘躓百端卒嬰大
戮趙御史隱居避勢其藏固矣亦以累逮道殂南昌豈雉文
見彩雖入深林難免哉然五先生不徒以文重也李仲脩遂
於經學晚更潛心伊洛王仲翔天性孝弟終身事廖正元如
父以報殯葬之恩其高風懿德尤可仰云至後五先生際太
平極盛狎盟中原聲華逾卓矣文忠際涉末流乃糾後進敷
藻繼聲雖諸人文采不少概見而爭迪前人光亦足以作南

園之後勁矣噫數楹老屋而或興或廢與有明一代相終始

亦奇矣哉楚庭稗珠錄

廣州舊多名園其在城東者曰東臯別業陳大令之所營也
初從山口關之東而入有一湖曰蔬葉嘗有蔬葉白羅浮流
至湖中有樓環以芙蓉楊柳三白石峯矗其前高可數丈湖
上榕堤竹塢步步縈迴小泮穿橋若連若斷自挹清堂以往
一路皆奇石起伏芊眠陂陀巖洞之類與花林相錯其花不
雜植各為曹族以五色區分林中亭榭則以其花為名器皿
几案窗櫺各肖其花形象為之花有專司灌溉不攝司梅者
則處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輸主人
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臺珠海前環白雲後抱蒲澗文溪諸
水曲曲交流悉貫玉帶橋而出有綵舟四曰只在日弄碧曰

漁長曰浮家客至隨所欲乘主人弗問夾岸桃樹有一坊書曰桃花源裏人家越一曲為錦袍灣二曲為九龍井委折而西與鳧鷖相逐日不知其幾十里也湖盡萬松謾謾直接赤岡山徑而止挂叢藤蔓繚繞不窮行者輒迴環迷路文忠公與大令兄弟也有詩云山水經營始甯墅畫圖二十孟城坳此城東名園之故事也其在城南者曰斐園文忠公所營閣曰桐君公嘗自號桐君故名為其在城西者曰西疇吳光祿所築梅花最盛廣語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袖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含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

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甯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抱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既薨其妃某氏色美應傑苦欲犯之羸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為縷經死廣語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縠鮮好置之於牀夜將寢寒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聞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首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執兵人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

廣語

湛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
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其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
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况死於節者乎
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
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
言畢而滅或為之操曰嗚呼噫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
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
之友兮以禮而合幽明之瑟琴兮廣語
從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員朝輅女也年十六許嫁
鍾氏子鍾氏子死訃聞女默然徐更衣自經兩家合葬之稱
其冢曰雙燕窩或為之賦云雙燕復雙燕生時不相見相見
在黃泉雌雄何婉變廣語

蘇氏婦甲寅春廣州有請乩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
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
兵殺吾夫吾以几擊兵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廣語

前明順德節婦李朱氏幼能讀書年十九而寡哀毀備至邑
人將舉其行請旌之節婦辭曰凡有所為而為者名也婦人
之道從一而終分所當然奚用名為聞者義之傳其悼亡詩
云何以人間世悲思未有涯秋風吹落葉明月入幽懷影痛
生前隻行將死後借孤墳三尺土難並我愁埋粵小記

嘉靖甲申湖客來廣買鴿一匹偶獲銀三五兩殆禽妖也阮通志

嘉靖壬辰五月增邑蕉石嶺近山居民一夜聽山中咆哮震
動且登山視之乃得殘虎一截其地草茅被殘踏者方數丈

廣州府志卷一百一十一
乃巨物搏虎所致也湯价慎思錄

嘉靖甲辰十月增城西坑口天日晴霽倏然雲物四作風雨驟至有一巨龍自天飛下約長四五丈有一小龍自江水上昇俱文采五色光耀可畏二龍夾舟跳躍進退舟不能動江岸行人伏地不敢仰視倏忽天色稍明即相引飛昇而去湯价

慎思錄

嘉靖丁巳二月有牡猴逃自一官家頸猶帶鐵鎖索衣舞衫跟踉城關上人爭擲之乃入人園樹已而食豕取血輒死人呼為飛虎或曰黑眚其實猴所為也尋又變形侵婦女鳴鑼鼓逐之遂隱去至州城北背底水村燐火從江旁起入人室即變人形自稱秀才婦女被其亂者痛徹腸胃面腫吐黃水中有猴毛輒死於是人見火至以青竹梢擊之或變為烏或

散作火遂往他家火日漸多凡廣屬縣無不徧到晝夜人鳴鑼鼓環守婦女乃獲保全已而分往嶺之東西僻鄉窮閭無一不被其害婦女死者數百人自古所無之變也獨廣城內

僅免黃通志

嘉靖戊午七月雷入鄉宦知縣馮繼科宅蠓牆正書其姓左書其名三字分明字外一無所損阮通志

嘉靖戊午十一月廣州城隍廟後五丈有大榕樹頽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餘有穴道士扣之其聲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發之得杪木板數十片皆兩兩對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蓋唐宋以來完繕樓櫓板幹也阮通志

嘉靖癸丑三水縣胥江華山金沙井泉甚清冽秋八月水忽變赤有腥氣不可食者三日復舊九月強賊流劫殺人甚眾

續志

萬曆十九年六月六日雷震鰲塢金鳳騰空莫知其處且有赤紗冉冉飛籠於上又七月二十六日有二大鳥來集高岡樹上五采成文聚觀者千計矢鏃不能傷午夜飛於鰲塢九霄之上宿而去十一月署邑通判吳聘構亭於鳳凰臺上

識之清遠志

郭棐謂會城妄將西翼龍沙從中擘斷以為新河此幾於蒙恬之絕地脈蓋會城沙水氣脈起伏周環有情有勢真天地造設之奇惟左臂中斷為害不少今宜填新鑿之河以培其舊塞大觀之口以折其流使水徐至蜺子步乃出海以順其勢且也水循故道順而易行力濬舊河功省而易集又宜開通彩虹橋荔枝灣半塘上流以引隨龍之水使之迤南而會

太平濠東抱城郭源既長而風氣固則地富庶而人文大出

云廣語

廣東鄉試不以大學命題其來舊矣或以大學命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廣語東莞張惟寅上宣慰司採珠不便狀曰惟寅切見上司委官取撈蚌珠事有擾民不便者草茆書生敢陳管見狀惟採擇廣州府東莞縣媚川池前代載籍所不紀獨宋太學生陳均著宋朝編年載宋趙太祖開寶五年五月即廢劉鋹所置媚川都趙太祖非不知珠之為寶誠以蠹國害民之事罷之不可不速也五代之所謂都者即今日之所謂軍翼也善沒水者能採珠何必置三千兵於此哉蓋驅人於死地不得不以軍法從事也夫珠生於蚌深在數十丈水中之所聚必有惡

廣州府志

卷一百一十一

雜錄二

見

魚水怪以護之取之之法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欲其沒水疾也沒水者取澇蚌蛤或得與不得其氣欲絕者卽掣動其繩舟中之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沒水七竅流血而死或遇惡魚水怪必爲所噬無以迴避而况剝蚌逾百十得珠僅一二者乎且珠池本處蛋蠻日與珠居有饑寒藍縷特甚於他處貧民其不肯採珠以自給者畏法故也近日官司採澇督勒本處首目不過號召蛋蠻禱神徼福投牲醪於海惑愚民首目迎合官司之意自行邀賞彼愚民一時畏威嗜利冒死入水雖能得珠豈無死傷此術可暫施而不可久用也若官司立爲定額歲時採澇必須盡數拘刷蛋蠻俾其父子兄弟皆就死地人情豈堪必相牽逃去官司必責首目以號召不至首目懼罪必與俱逃官司根勾追捕得而後已海門之地控

接諸番又有深山絕島如大奚山大小蕉崗皆宋時海賊郭八高登據巢穴可以逃命况蛋蠻種類並係晉時海賊盧循子孫今皆名爲盧亭獸形鵠舌椎髻裸體出入波濤有類水獺官司莫能征賦甚於徭人山獠若勾呼稍急不聚爲盜賊則亡入番邦此劉鋹所以置三千兵立爲都翼以相統攝者正慮其逃散爲患故也名之曰募之爲兵實驅之死地不得不豐給衣食羈縻其妻子竊計一歲取珠之利不足以償養兵之費也况蚌蛤含生之物三百餘年不經採澇取僅有獲採澇數年蚌蛤不盡則去上司只以原澇珠數責辦其民爲害何可勝言且珠池去縣二百餘里窮山極海蟲蛇惡物涵淹卵育毒氣瘴霧日久發作人所難居上司委官採澇多染瘴癘而百姓勞於供給往還動經旬日疲困道路何以堪命

愚但見其蠹國害民未見其為利也宋太祖創業之初國小民乏猶能亟罷採珠之役以活民今輿圖天廣賦入充盈梯航貢琛萬國畢至矧聖明在上敦行儉約愛育黎元屢降恩詔優恤百姓減租歲之三分罷不急之徭役豈肯捐生民之命以致無益之貨哉按海門珠池偽劉所採宋趙太祖所廢孰得孰失較然甚明若不審其取舍恐流弊於無窮懇乞備申上司早賜革罷庶存活海濱百姓幸甚幸甚

黃通志

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蟲曰螾能食穀之芽大為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鴨惟廣南為盛以有螾能食鴨也亦有鴨能啖螾不能為農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年間養鴨有埠有主體統畫一民蒙鴨利無螾害焉成化年間韓都御史不知鴨埠乃所以利農也疑

埠主為豪戶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聽民自畜鴨焉利細民也細民聚黨駕船於曠莽之地縱鴨踐食農民之稻大為民厲官惡鴨之病民禁畜鴨八九月撫巡官督州縣官捕畜鴨之民然而畜鴨之民以鴨為命合黨併力以拒官兵或賄諸仕宦之家為之淵藪主官民如獲畜鴨之民則民無保家之望如脫而不獲也則遯而為盜地方遂日多故矣前守曹仲玉熟知積弊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定地為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式者也吳東湖與曹守不協竟毀其法為久大之利宜復曹守鴨埠之法曹守之法洪武之池地只查故籍舉行焉自爾盡善不須再講求也曹守鴨埠主選民有恆產者為之謂其有恆產斯有恆心也又畜鴨之地皆曠漠波濤之境也小民聚黨頑不可制非有恆產之民頑

民不可統馭也曹守鴨埠之圖專以弭頑民之畜鴨者大為
農害故凡農人之稼被鴨損食者專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
鴨之民如畜鴨之民縱鴨傷稼可按名責償由埠有定主田
有定界不出戶庭而頑民自不敢肆也曹守鴨埠之圖雖以
保民稼亦以禦海賊故其令曰凡海賊劫人財搶人稻穀各
埠畜鴨之民協力擒捕如不擒捕治之罪故鴨埠之法行海
賊亦少戢矣惟有司時振綱紀乃無流弊渭崖集
遞年徭役之病莫病於舉人赴京索預編人戶鄉官赴京水
手亦索預編人戶蓋徭役往年審編之法凡田一頃編銀五
兩若惟徵銀在官則民甚便利矣然有力差焉如庫子廩給
之屬田五頃編廩給一役審編之例銀二十五兩而已矣及
其供役也有用銀百餘兩者田二頃編庫子一役編銀十兩

有零而已矣及其供役也亦用銀百餘兩故茲民凡遇徭差
之年即賄姦吏營充預編人戶預編銀則各色重役可以暗
嫁於愚民之無求者矣舉人鄉官亦利預編何也凡田一頃
正例銀五兩舉人赴京路費例銀二十兩該田四頃彼若索
之預編人戶可倍取焉預編徭戶願倍輸於舉人鄉官無供
役於廩給庫子蓋輕一分則寬一分之策也惟姦民多營預
編則愚民必多受苦役利在舉人鄉官禍及良民甚不可也
南海一邑歲之應試舉人新舊百名有零編田四百頃則缺
四百役是舉一年四役之苦倍推於愚民之身也愚民良民
不重可憫乎舉人路費成化以前無有給也自張東所抱恙
不輕應試巡撫朱公檄有司勸之駕贖之路費銀十二兩遂
著為例凡舉人赴試官給銀十二兩正德己卯毛鳴岡巡按

加銀十六兩凡鄉官赴京有司勸贖水手四名銀五十兩皆厚之道也嘉靖辛卯吳允祥巡按加舉人路費銀四兩總合之為二十九兩也惟是各色之費皆取之無礙官銀可也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良民以悅士夫也士夫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吾兄弟以肥吾身也吾何忍焉

渭崖集

南海譚宗浚分纂

番禺史悠履初校

南海梁

起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番禺金偉基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一終



